

任主根鈍

夢善
社之會花

卷二第

號四第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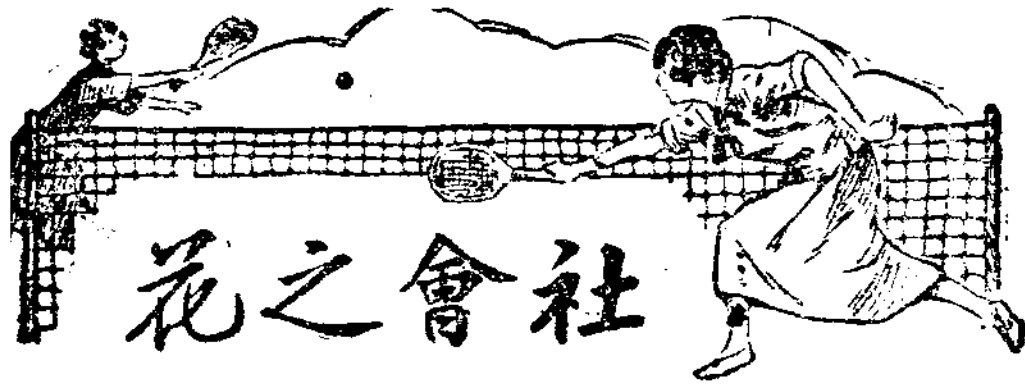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紅塵語夢

寶貴千兩銀子能換一兩的志願上生是
了這苦有以主這堅比前運苦的大吃台
香煙味着解一問克蘇

大煙台是解悶兒的妙品



花之會社

.....(錄目期四第卷二第).....

阿爾泰風土略記

· 葉影

深閨夢裏人

· 李萃蓀

悍婦

· 鑑明

劉拳師小傳

· 元龍

趣談

· 鐵九

溫柔鄉

· 鈍根

風流罪人

· 映清女士

新禽言

· 邵寬坪

社會趣聞

· 卿須輯

女 文 豪 家
呂 碧 城



本 刊 特 約 撰 述

梁 杏 如 女 士



投家小先及雲女攝都
稿狄漁生劉成士於門



坤伶琴雪芳之西裝艷影



河南陳葵石君贈



霜天酸淚

沈家驥



飢饉的年歲。嚴寒的冬天。在彭城一帶地方的居民。正苦着身上穿的不暖。肚裏吃的不飽。天災人禍。連續的經過了好幾次。淹沒了的田。只水汪汪地和人們眼眶裏的眼淚一般。燒燬了的房屋。經過鎗子炮彈的土牆。東倒西頽。南穿北漏。又差不多和人們的心受了刀尖刺的缺縫一般的痛苦。跟瞓着上了。

霜天酸淚

年。紀。的。父。母。生。生。地。急。死。了。忍。看。着。可。愛。的。兒。女。妻。子。賣。的。賣。了。死。的。死。了。離。的。離。了。莫。說。棺。殮。簡。實。連。掩。埋。也。沒。有。這。力。量。只。亂。堆。在。這。黃。沙。十。丈。的。荒。野。裏。同。樣。的。生。了。四。肢。五。官。却。一。些。沒。有。發。展。的。可。能。去。保。護。自。己。的。骨。肉。能。夠。一。天。天。的。捱。着。自。己。不。做。溝。壑。裏。的。餓。殍。凍。餒。以。死。已。是。饒。天。之。倖。了。那。恐。懼。和。悲。悼。的。淚。一。天。到。晚。的。挂。着。經。久。了。也。沒。有。什。麼。恐。懼。和。悲。悼。了。只。以。爲。是。天。命。如。此。眼。淚。也。乾。了。要。再。滴。時。如。非。是。鮮。紅。的。血。住。也。不。再。住。什。麼。房。屋。在。隨。便。什。麼。地。方。堆。上。許。多。磚。瓦。蓋。上。一。張。簾。席。便。度。過。了。一。夜。

一





霜天酸暖

這一年上兵變略略的平靜了些。年歲也略略的安逸了些。大家久鎖的眉心也略略的開展了些。有時也得露出一些灰暗色的笑容。下種的時候下種。耕耘的時候耕耘。幾年的虧損儘努力的工作。希望在這一年裏能夠補償一些。或者那出亡的妻子兒女得重新回到故鄉。快快活活的再團聚起來。莫說再和以前一般舒服。便辛苦些也是情願。能夠暢情的彼此敘一敘。却後餘生的歷史。這是何等的安慰。囑希望愈大。工作愈起勁。在那些出亡在外的呢。得到了故鄉無恙的消息。真夢裏都笑了。只恨沒有能力可以立刻

回去。念着自己家裏的人。不免重又悼下淚來。究竟活着或是已經死了。只希望在年底的時候可以回去。瞧一瞧究竟如何。也可安心。那些留着的居民。從春歷夏經過秋天。也得到了些些的收熟。於是收拾起他們破頹房屋。梁泥的地方。梁上了些泥。刷水的地方。刷上了些水。雖不能說煥然一新。却也略復舊觀。甕裏米和麥也積了些起來。總算一年辛苦。可以得到一個絕大希望。老者敲着旱煙管。少者拍着身上的泥灰。大家談論些掉眼淚的事兒。有的是妻子歸來了。于是問訊的問訊。打聽自己人的下落。在那時候。真是

啼。笑。兼。難。可。是。正。在。這。大。家。有。希。望。的。時。候。
又。起。了。岔。子。接。一。連。二。的。害。起。土。匪。來。架。了。
人。去。燒。了。房。屋。搶。了。金。銀。還。得。四。面。的。騷。擾。
十。家。中。九。家。的。依。舊。不。快。活。瞧。着。纔。蓋。起。的。
屋。子。被。一。把。燒。了。辛。苦。積。着。的。金。銀。米。麥。一。
捲。空。了。老。妻。弱。子。幾。年。的。流。離。纔。得。歸。聚。又。
被。架。了。只。有。哭。哭。啼。啼。想。不。出。個。法。子。可。以。
抵。禦。得。土。匪。大。家。總。這。麼。想。着。爲。什。麼。一。個。
好。好。的。兵。身。上。得。穿。口。裏。得。吃。又。有。餉。拿。爲。
什。麼。還。要。做。土。匪。他。難。道。不。怕。紀。律。嗎。他。又。
難。道。自。己。沒。父。母。妻。子。的。嗎。做。這。種。背。理。害。
人。的。事。可。是。他。們。總。想。不。通。這。道。理。只。覺。得。

霜 天 酸 淚

那。些。土。匪。太。可。惡。了。要。是。能。捉。到。他。們。時。便。
得。大。家。吃。他。的。肉。纔。甘。心。便。是。那。沒。有。遭。殃。
的。幾。家。也。擔。着。心。事。捏。着。一。把。汗。知。道。無。論。
如。何。早。晚。總。要。挨。到。的。小。孩。子。哭。着。找。媽。媽。
人。們。哭。着。找。丈。夫。父。母。們。哭。着。尋。兒。女。隔。上。
幾。天。來。了。信。了。要。幾。百。塊。或。是。幾。千。塊。錢。纔。
得。放。回。可。是。在。這。水。荒。兵。災。之。後。只。愁。着。穿。
得。不。暖。吃。得。不。飽。有。些。積。蓄。已。被。捲。掠。空。了。
那。兒。能。有。這。許。多。錢。限。着。日。子。借。又。沒。借。處。
大。家。都。是。同。病。如。非。希。望。天。上。落。下。一。陣。金。
雨。纔。可。以。使。兒。子。丈。夫。或。者。父。母。回。來。怨。着。
自。己。的。命。也。是。沒。用。那。便。儘。求。着。菩。薩。保。佑。

三





霜天酸淚

也。等。于。沒。事。限。期。一。天。天。的。近。哭。聲。一。天。天。
的。高。自。己。的。冷。暖。飢。飽。都。沒。了。知。覺。儘。報。着。
那。當。道。官。僚。差。不。多。是。串。通。一。氣。的。掉。在。海。
裏。的。石。頭。無。影。無。蹤。一。過。那。限。他。們。的。親。骨。
血。有。時。承。那。些。土。匪。的。情。送。回。來。了。可。是。有。
的。沒。了。頭。有。的。破。了。肚。有。的。挖。了。心。有。的。折。
了。腿。臂。整。個。的。去。了。要。不。拿。錢。去。從。來。沒。個。
整。個。兒。的。回。來。父。母。妻。子。兒。女。見。了。年。紀。大。
些。的。竟。這。麼。一。急。急。死。了。年。紀。輕。些。的。也。多。
得。哭。個。死。去。活。來。死。是。死。了。屍。體。也。沒。得。完。
全。真。說。屍。體。不。完。全。沒。錢。掩。埋。時。便。丟。了。那。
冷。僻。些。的。地。方。鴉。雀。啄。着。狗。屍。吃。着。算。了。一。

個。人。的。下。落。雖。說。年。歲。好。些。兵。燹。過。了。倒。還。
不。如。以。前。那。麼。安。逸。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樹。上。只。剩。了。空。枝。葉。子。
都。被。猛。裂。的。風。刮。去。地。上。也。沒。了。一。絲。半。莖。
的。草。滿。天。的。白。雲。正。要。下。雪。那。些。烏。鴉。小。雀。
飛。着。叫。着。彷彿。也。在。那。裏。哭。冷。許。多。人。們。身。
上。却。還。着。一。件。破。夾。褂。兒。撒。撒。的。抖。着。臉。上。
沒。了。一。些。兒。肉。也。不。知。他。幾。天。沒。吃。了。眼。淚。
也。乾。了。只。聚。在。一。起。乾。號。可。是。這。酸。痛。聲。音。
只。他。們。自。己。聽。得。他。們。的。妻。子。兒。女。父。母。或。
者。還。在。土。匪。那。裏。今。天。割。掉。一。隻。耳。朵。明。天。
剝。了。一。個。鼻。子。後。天。又。剝。着。一。個。肩。膀。眼。巴。

巴。望。着。家。裏。拿。錢。去。可。以。少。受。些。痛。苦。或。者。還。可。以。生。還。在。這。將。近。過。年。的。時。候。地。方。上。的。官。廳。裏。忽。然。在。某。地。方。捉。到。了。土。匪。四。五。個。人。圍。動。了。一。時。那。些。人。民。動。到。這。個。消。息。大。家。心。裏。舒。服。了。一。下。以。爲。自。此。也。可。以。稍。微。出。些。兒。氣。那。天。官。廳。裏。已。經。定。了。處。決。在。場。子。場。綁。着。只。等。時。候。了。那。看。的。人。擠。了。起。來。大。家。心。裏。最。好。是。每。人。剜。他。一。塊。肉。纔。快。他。們。瞧。着。這。四。五。個。土。匪。正。在。那。裏。流。淚。昏。昏。的。似。乎。失。了。知。覺。在。這。時。候。有。幾。個。看。的。人。瞧。着。奇。怪。起。來。私。自。議。論。着。說。這。是。陳。老。三。的。兒。子。啊。那。是。劉。黑。子。的。兒。子。啊。那。又。是。

霜 天 酸 淚

小。狗。子。的。哥。哥。他。們。都。是。好。好。的。百。姓。從。來。沒。見。他。們。幹。過。不。好。不。規。正。的。事。而。且。小。狗。子。的。哥。哥。常。是。有。病。一。天。到。晚。的。躺。着。走。一。步。路。也。恐。怕。不。能。什。麼。也。是。土。匪。呢。但。是。他。們。想。雖。這。麼。想。因。着。恨。毒。了。轉。念。間。以。爲。或。者。真。是。匪。立。刻。把。一。種。奇。怪。憐。惜。的。意。思。消。滅。了。切。齒。的。恨。着。一。會。兒。鎗。聲。響。處。幾。個。土。匪。——陳。老。三。的。兒。子。劉。黑。子。的。兒。子。小。狗。子。的。哥。哥。——身。上。都。着。了。一。個。或。是。兩。個。缺。窿。倒。在。那。裏。有。的。兩。隻。脚。還。在。那。裏。蠕。蠕。的。牽。着。缺。窿。裏。的。血。注。一。般。的。瀉。出。來。在。這。乾。鬆。的。黃。沙。泥。地。上。流。成。好。多。大。大。小。小。的。

五





霜天酸嘆

圓。顆。兒。看。的。人。得。勝。似。的。歡。呼。着。只。恨。不。能。一。個。個。上。去。咬。他。一。口。一。陣。子。大。家。都。散。了。在。官。廳。裏。呢。對。于。這。捉。住。這。幾。個。土。匪。出。力。的。人。下。了。一。些。碼。賞。獎。勵。他。們。能。夠。捉。住。有。病。的。小。狗。子。的。哥。哥。陳。老。三。的。兒。子。劉。黑。子。的。兒。子。等。等。

就在這一天晚上。在某地方人民嗚咽的聲裏。天下薄簿的飛起雪花來。在有幾家沒有遭劫過的人家。聽着那種慘不忍聞呻吟。也略為周濟了些。早早的關緊了大門。揀着一把汗的睡覺。燈也不敢點一個。可是他們心裏儲滿了恐懼。小孩子嚷着不肯睡。正在無

六

可奈何的當兒。外面一陣呼嘯。土匪又闖着來了。很容易的把他們緊閉的大門撞開了。隨意的掠奪。槍上上着露鞘的刺刀。隨意的飛戮。那家被劫的人家。大家噤着不敢出一些兒聲音。只瞧着他們。覺得這一夥土匪中。有一個很面善的。但是嚇昏了也記不起來。忽然的想到了。這是九年前的。小福啊。雖則記起了。還覺有些疑惑耐了好久。鼓着勇氣。喊上一聲。小福。那土匪真個呆了一呆。忽然明白了。便和弟兄們遞上一個暗號。大家住了手。那人見果真是小福。心裏放寬了些。說小福啊。什麼連你的舅子也忘了呢。小福懶

洋洋的招呼他們夥裏出去。自己却跑過來扶了他舅子起來。紅着臉一聲兒不響。瞧着那些小孩子們哭哭啼啼。他倒也有些兒不好意思了。依舊替他舅子把東西收拾了。還是一聲不響。呆呆的四面望着。他舅子說。好的爲什麼要做匪呢。你就在我這裏住着罷。小福聽了。心裏似乎很難過。自己便回想着以前的事。不覺掉下淚來。慢慢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那些夥裏弟兄在外面等了一刻。上面又下着雪。等得不耐煩了。進來望了好幾次。小福好容易把他們發付回去。纔安心坐着。瞧着他舅子。他舅子細細的問他爲

霜天酸棗

什麼好好的當兵要做土匪。小福帶着眼淚道。這話講來很長啊。總之也是逼于無可奈何。纔冒着危險做這勾當。現在單就着我一個人講罷。那年恐怕到現在已經第十年了。我纔只有二十歲。不是那時你也常到我家裏的嗎。我父親在那年上死了。母親年紀也不小了。還有哥哥妹妹。一共六口子。利着這三畝多田。再也過不下去。哥哥又害着腿病。時常的要發。無可奈何。我便投了軍。希望可以多幾個錢。那時我出去的時候。我母親還健着。我妻子不放我出去。臨了。還答應着他們每年回

七





露天礦

來。一。騎。的。咧。不。是。你。也。送。着。我。上。壩。橋。嗎。我。同。着。間。壁。做。木。匠。的。王。小。牛。一。同。去。的。既。當。了。兵。那。倒。很。舒。服。一。年。的。沒。事。只。不。過。每。天。早。上。操。上。兩。個。鐘。頭。就。算。功。課。每。月。拿。六。元。錢。有。時。也。得。寄。回。家。裏。兩。三。塊。後。來。那。軍。隊。調。動。的。時。候。我。也。回。來。過。一。趟。那。時。家。裏。還。是。很。平。安。的。不。過。我。哥。哥。病。得。利。害。了。些。自。此。以。後。我。就。隨。着。大。隊。出。去。了。離。着。家。又。遠。信。息。又。不。通。一。個。雖。則。記。挂。着。家。裏。也。是。無。可。奈。何。便。是。王。小。牛。他。也。沒。有。法。想。不。過。在。軍。隊。裏。是。很。舒。服。的。但。是。太。舒。服。了。啊。這。六。塊。錢。一。個。月。自。己。用。着。有。時。也。不。夠。了。休。想。

再。得。寄。回。來。後。來。在。直。奉。戰。爭。的。時。候。我。們。便。開。赴。前。敵。終。朝。在。震。天。的。鎗。聲。炮。聲。裏。面。連。自。己。的。生。死。都。忘。了。那。日。子。是。多。麼。快。啊。從。停。戰。以。後。我。們。一。隊。裏。死。的。也。不。少。我。和。王。小。牛。交。了。運。沒。有。送。命。可。是。我。們。便。常。川。駐。在。那。裏。了。每。月。有。餉。拿。到。沒。事。便。隨。意。的。遊。着。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五。年。沒。有。回。家。了。家。裏。是。怎。樣。也。一。些。兒。不。知。道。王。小。牛。也。是。同。樣。大。家。因。着。如。此。便。自。己。告。退。了。雖。則。沒。有。很。多。的。積。蓄。也。有。二。三。十。塊。錢。湊。着。可。是。和。王。小。牛。倆。回。到。本。鄉。的。時。候。大。家。連。家。都。沒。了。道。聽。又。沒。道。聽。處。大。家。便。議。着。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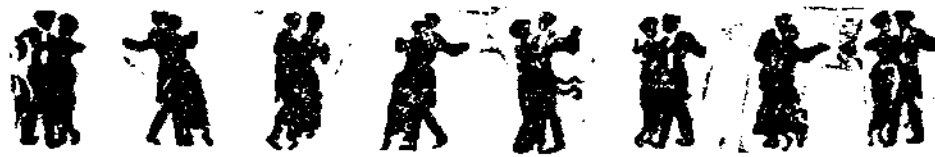
再當兵了。好在多有一些積蓄。上別處去做別的事罷。我在這時心裏真不知是怎樣的難過。但是又沒法子。便同小牛再離了本鄉。起初到人家幫着人家做些傭生。可是舒服的慣了。每天使熟的。只有一枝鎗。雖則以前也曾下過田。可是到現在啊。竟都不會了。而且心裏總覺得太討厭麻煩。王小牛是一向只做木匠的。更加不會。無奈換了便的。湊了些錢。做些小賣買。然而我們的賣買。只有他下去。不會賺錢。沒上五個月。換了好幾次的事情。總沒有以前當兵那麼舒服。而所餘的錢。却一個都沒有了。王小牛便提議再去投

霜 天 酸 淚

軍。我雖則心裏不大願意。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一樣會做的了。便去找到了個熟人。他是在那邊軍隊裏當排長的。託着他說了進去。不過這一次却不對了。那餉時常的欠了。多的時候。竟拖欠了三四個月。軍人的吃。總是要的不發餉。那兒得吃一天一天的挨着誰肯甘心走到死的路。上便一闕而起的做了。匪。于是白天是剿匪的軍隊。晚上就是匪。上司引着頭。永也不會被捕。自然大家附和了。可是我却不是不知道啊。那殺人放火掠奪。是不應該的。但是爲自己要保全自己的生命。除此就沒法子。現在要叫我不當兵不做。

九





霜天酸淚

匪。那。再。做。什。麼。好。呢。母。親。不。知。死。了。還。是。活。着。哥。哥。妹。妹。不。知。怎。樣。自。己。的。妻。子。又。不。知。是。死。是。活。又。不。知。他。們。都。上。那。兒。去。了。問。訊。都。沒。問。處。小。福。說。到。這。裏。號。淘。大。哭。起。來。他。舅。子。聽。着。覺。得。小。福。在。起。初。的。時。候。不。應。該。去。當。兵。到。現。在。連。家。都。沒。了。爲。着。自。己。的。生。命。使。人。家。切。齒。痛。恨。他。痛。恨。啊……痛。恨。匪。是。沒。用。的。啊。誰。能。不。要。自。己。的。性。命。呢。他。要。不。做。匪。時。他。便。失。了。他。的。生。命。瞧。着。小。福。的。

寒霜寒
寒霜寒

寒天寒
寒天寒

寒酸寒
寒酸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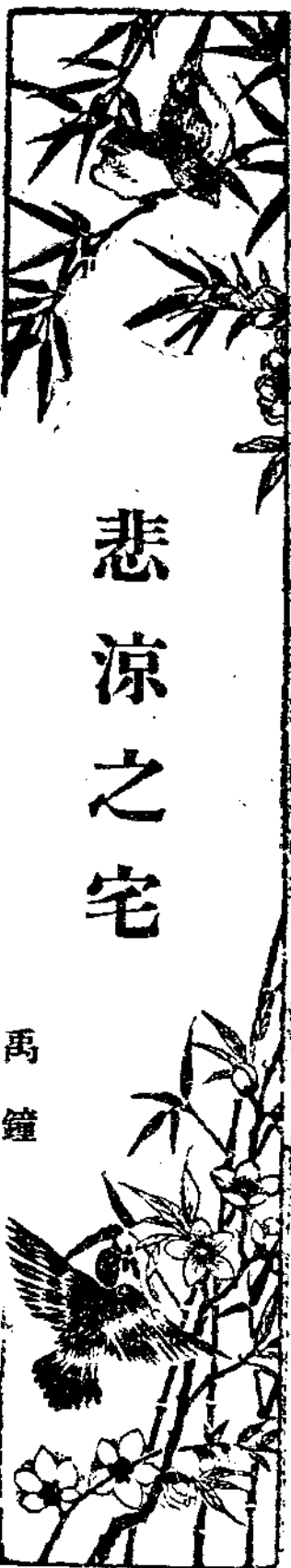

寒淚寒
寒淚寒

哭。也。不。由。得。掉。下。淚。來。那。時。他。的。間。壁。又。架。了。人。也。正。在。那。裏。很。慘。痛。的。哭。着。而。四。面。的。呻。吟。聲。繼。續。不。斷。雪。却。愈。下。愈。大。了。

★ ★ ★ ★ ★

武人專橫。始而養兵。終而殃民。其罪固已擢髮難數。今談家驥此作。寫由民而兵。由兵而匪。由匪而怙惡日甚。不知其中實有大不得已之原因在。真血淚文章也。

禹鐘識



悲涼之宅

禹鐘

野。外。秋。林。戰。風。時。時。墮。其。危。葉。而。樹。杪。之。斜。日。亦。冉。冉。辭。林。而。隱。似。駕。落。葉。以。俱。下。暮。色。既。起。淒。厲。益。甚。其。境。似。不。麗。於。此。繁。華。絢。麗。之。世。界。者。然。在。落。寞。惓。惓。之。人。對。此。野。外。秋。光。彌。足。低。徊。留。戀。以。寄。其。悲。秋。之。思。初。不。厭。其。蕭。颯。也。蓋。世。間。抑。鬱。喪。志。之。流。一。身。如。贅。無。分。自。容。於。歡。笑。之。場。白。眼。遍。於。流。俗。所。適。無。合。而。造。物。乃。至。公。不。欲。屏。人。於。世。界。之。外。故。特。設。此。秋。老。無。歡。之。境。以。供。若。輩。之。遊。眺。俾。洩。其。胸。懷。鬱。勃。之。情。彼。世。人。雖。睚。眦。不。能。相。容。而。此。蕭。爽。肅。殺。之。秋。光。良。足。投。懷。而。契。合。也。時。有。三。人。結。伴。徐。行。於。野。外。三。人。者。皆。詩。人。也。詩。人。往。往。多。憂。思。而。鮮。好。懷。於。世。罕。有。所。合。舍。此。涼。秋。野。暮。之。外。殆。無。可。樂。之。鄉。矣。三。人。年。事。相。若。咸。在。三。十。之。左。右。身。皆。頎。長。今。惟。以。其。衣。色。別。之。前。行。者。衣。爲。藍。色。二。人。稍。後。方。比。肩。聯。步。

悲涼之宅

一



悲涼之宅

二

一衣灰色之綢衫。其一亦灰色。惟較深黯。手中握詩卷一冊。三人且行且談。指點風物。爾時
憂思似已稍解。故意興良佳。已而見道傍有一臥艸之荒碑。藍衣者即蹲身摩視之。顧碑文
已漶滅殆盡。不可卒讀。其二友亦遍視無所得。廢然遂行。藍衣者曰。當日鐫樹此碑時。誰爲
撰文。誰爲泐石。識一人之行誼事功。匪不極意經營。期以垂之久遠。使後人景仰其生。不
豈料及他日之石倒文。殘風侵雨。蝕委之荒烟蔓艸之中哉。今日者我儕縱欲摩苔剔蘚。稍
伸其吊古之情。亦不可得。石之壽久於人人。死留名於碑石。乃石亦不足久。恃世事空花。證
之此事而益信可哀也。卽如我儕寄其牢愁於詩。一詩出人見之而諷誦之。自以爲百無所
長。而獨此尙足自矜。以爲可以傳久。不知其事之微。正類秋蟲之鳴。蟲之鳴。秋其聲振。然
若自以爲一世與羣籟相爭。長願一至霜露既降。艸衰土冷。惟奄奄一息。以待斃噤聲斂翼。
無復雄鳴爲時。誠至暫也。例之萬事。甯有異耶。衣灰色衣者曰。子言良然。我儕爲詩。特自
寫其胸懷。初非欲以此爲喧世之計。久暫固非計及也。若與蟲鳴相例。其間誠無稍異。嗟乎。
我儕生世。因亦鳴秋之蟲耳。時握詩卷之友。聞二人語。默無一言。仰首目天上之行雲。藍衣

者見而笑曰。昂頭天外人。若聞我儕言乎。握詩卷者乃徐言曰。君等特作感慨語耳。雖萬言亦不外乎悲秋之旨。余方冥想成一小詩狀此秋雲之態。詩成君等當酬和也。藍衣者領首曰。和則和耳。如詩不成更將何說。衣灰色衣者作不耐狀曰。君等口不離詩。殊令人生厭。今茲方作清遊。慎毋爲詩思所敗也。藍衣者曰。然也。趣行。此處去殯舍尙遠。斜日將晡。不宜滯滯道中。弗令淹時不爾者。歸且晏矣。記者曰。吾書本述清遊。今忽涉及殯舍之名。讀者不將疑其突兀乎。須知此三詩人者。固將往遊殯舍。以覽其悲涼之狀。蓋是時公殯之舍。由地方士紳度地募建。落成甫及半載。規模宏壯。儼若巨宅。若僅卽其外表視之。則幾可使人忘其爲死者埋骨之所。故人人咸樂往遊其地。似目爲野外之莊院。而詩人遊心寂寞。性契言默。尤喜憑吊於墟墓之間。久之。三詩人已行抵殯舍。遂相率入其大門。卽見二人隅坐於廊下。相向無言。神情沉寂。大類殯舍中陳死之人。閉置構中者。旣久。悶極而躍。出思一爽豁者。叩之。則一爲殯舍中之僕役。一爲司帳之執事也。二人以殯舍中時有遊人之至。故此時見彼三詩人。初不爲異。且起而相迓。三詩人行盡廊下。抵廳事。長窗。窺地中嵌五色之玻璃。廳中

悲涼之宅

四

遍施以顏漆金碧輝煌。宛若富家之第宅。絕不類死者之居。藍衣者曰。觀此直非叢葬之地。乃廣廈耳。彼生人之居。視此不及者。正多而死者。乃得據此華屋。死殆優於生也。握卷之友曰。華屋山邱。本同一例。固何別者。時司帳之執事亦偕入。聞二人語。解之曰。此廳事也。無涉於殯地。廳後廣場之列舍。始爲寄櫬之地耳。少頃可往視之。藍衣者慨然曰。生死之界相去僅一間耳。此廳雖不爲殯地。然屬於殯舍。則謂之死者之所有。奚不可者。言已。又默念此執事及僕役二人。較之死者。雖多一絲之呼吸。然身爲生人。乃仰托於死者之宇下。分其祭餘而自贍。可哀甚矣。蹠躩有頃。執事至廳旁。啓其門上之扃。門闢。三詩人隨之入。門外毗連一廣場。大可數十畝。兩旁列舍如蜂衙。狀至整飭。舍各有屏障之。沉沉嚴閉。粉堊之牆上。闢一納光之罅。穴屋瓦鱗比。綿亘不絕。執事且行且指語曰。此兩旁之列舍。皆殯地也。藍衣者曰。知之。然落成未久。寄櫬當甚寥寥也。執事曰。雖曰寥寥。顧已占其十之三四矣。三詩人咸驚訝曰。半載之中。死亡之多。乃至是耶。執事點首無語。藍衣者又故作雅謔曰。是殆慕此殯舍之閑麗。故咸願自促其年壽而委身於此。雖然。世人盡智竭慮。求田問舍。而潛耗其心力於



無。形。中。如。以。身。試。之。斧。鑕。及。至。大。願。既。償。形。神。已。散。而。鐘。漏。歇。矣。此。正。無。異。於。慕。此。殯。舍。之。閱。麗。而。自。甘。速。死。耳。時。執。事。及。三。詩。人。已。步。至。廣。場。之。上。覺。空。氣。中。亦。飽。蓄。死。意。使。人。不。期。而。墮。淚。三。詩。人。者。既。挾。其。吊。逝。之。情。而。來。此。故。低。徊。瞻。眺。初。不。艸。艸。而。罷。凡。兩。旁。列。舍。逐。一。探。首。於。納。光。之。罅。穴。而。窺。其。停。榭。一。若。與。泉。下。幽。魂。握。手。款。語。死。後。之。况。味。而。已。身。亦。似。已。踐。於。死。境。飄。忽。但。餘。魂。氣。矣。列。舍。中。寬。窄。不。一。有。一。舍。停。榭。數。具。者。亦。有。一。舍。祇。停。一。榭。者。榭。之。形。制。華。儉。不。一。大。抵。一。舍。中。數。榭。並。列。者。較。之。獨。據。一。舍。者。爲。陋。舍。門。之。上。標。有。號。碼。號。碼。之。前。以。字。別。之。字。皆。取。之。於。舊。時。蒙。讀。本。之。千。字。文。中。一。字。概。有。數。號。碼。依。序。而。下。井。然。不。紊。三。詩。人。諦。視。有。頃。莫。明。其。字。碼。之。何。所。取。義。叩。之。執。事。執。事。曰。列。舍。有。等。第。之。分。標。以。字。碼。示。有。別。也。一。舍。僅。停。一。榭。者。爲。最。優。之。殯。舍。二。榭。者。次。之。三。榭。四。榭。者。爲。下。等。一。視。寄。櫬。之。家。屬。出。資。之。多。寡。而。定。其。等。第。猶。之。生。人。旅。館。之。客。房。以。旅。客。寓。金。之。豐。蓄。爲。衡。也。握。詩。卷。者。聞。之。喟。然。語。其。二。友。曰。生。人。之。社。會。貧。富。貴。賤。重。重。判。其。階。級。乃。不。謂。死。後。遺。骸。仍。不。能。逃。此。定。例。生。而。富。貴。則。死。後。卒。未。失。其。富。貴。生。而。貧。賤。至。死。亦。不。能。稍。易。其。位。一。棺。



附。身。萬。事。都。已。而。階。級。初。不。因。此。而。消。滅。嗟。乎。螻。蟻。王。侯。古。人。視。爲。一。例。實。則。死。縱。相。等。而。靈。魂。之。階。級。不。一。卽。造。物。亦。難。泯。其。畛。域。也。我。知。夜。臺。羣。鬼。雖。同。聚。一。廬。然。品。類。懸。殊。必。無。異。於。生。人。之。社。會。各。尊。其。尊。各。賤。其。賤。互。以。階。級。之。勢。力。相。凌。轢。則。爲。鬼。亦。殊。大。苦。耳。願。雖。如。是。人。生。造。成。之。階。級。生。時。若。視。爲。不。可。移。易。之。事。然。一。旦。朝。露。僅。爭。得。一。殯。舍。之。優。劣。長。眠。於。此。其。情。亦。大。可。憐。矣。所。謂。靈。魂。之。階。級。果。能。同。於。生。時。與。否。此。特。憑。我。理。想。而。推。度。之。實。則。化。身。異。物。甯。復。有。知。階。級。階。級。汝。雖。牢。固。於。世。上。恐。終。不。免。有。絕。滅。之。時。與。死。者。同。其。委。化。固。非。不。壞。之。金。剛。也。言。已。目。兩。旁。之。列。舍。微。微。太。息。執。事。瞿。然。語。曰。余。自。司。此。殯。舍。以。來。來。遊。者。不。乏。其。人。然。皆。一。覽。卽。去。殊。未。見。有。如。君。等。之。感。慨。橫。生。滔。滔。作。此。奇。論。者。余。今。亦。若。茅。塞。之。頓。開。覺。此。蕭。然。殯。舍。中。乃。有。大。學。問。在。苟。非。君。等。挈。其。端。緒。余。終。不。之。省。也。綜。之。無。論。死。者。生。時。聲。勢。若。何。煊。赫。家。業。若。何。隆。盛。然。一。棺。入。此。大。門。卽。須。歸。余。掌。握。一。一。賴。余。筭。理。余。一。貧。薄。無。能。之。人。也。而。死。者。之。殯。此。余。得。而。位。置。其。優。劣。甄。別。其。等。第。則。余。已。不。啻。身。爲。羣。鬼。之。長。此。良。足。吐。我。生。平。之。氣。矣。執。事。言。時。面。有。得。色。似。示。其。權。力。之。偉。而。尤。竊。



竊自喜此數語亦寓有大學問於言表足以抗衡來客者蓋衣之詩人方憫此執事仰庇於殯舍以自存度其人鬼相接之歲月茫茫人海中已無其插足之地而此時忽聞其作此豪語不覺訝然問曰如子所言殆自樂其業而無慊於心乎余以爲君之居此大類託跡空門了無生趣新鬼舊鬼風雨啾啾對之都無恇怯耶執事掉首答曰前言戲耳實則以余之猥瑣舍此而外更何地可以自活且給事於此與鬼爲伍較之側身機詐百出之社會中安適良多世人恆謂鬼多崇人因之畏鬼不敢稍近不知人之爲崇且勝鬼萬倍試觀林林總總者我虞爾詐無一而非崇五都之市直無異厲鬼羣聚之墟墓矣若在真鬼飄忽無知遑論爲崇崇者特生人之所優爲耳三詩人聞此一席談咸以爲悟道之言相與浩嘆不已三詩人參觀既畢見斜日已斂盡暝色漸起遂離廣堤而出場中涼飈微振似挾慘厲之魂氣以送客者時執事行最後見來客已入廳事則立扁籬旁之門恐場中厲鬼潛越而出擾其夜睡也三詩人一出廣場卽覺出死境而入於生人之域一門之限死生立判觀彼廳事中富麗堂皇之象已足盡掩殯舍全部之死氣矣嗟乎此殯舍之廳事其後卽隣死境殊未知生

悲涼之宅



悲涼之宅

八

人之堂與美輪美奐亦未嘗不與死境相啣接而人莫之察悲夫悲夫未幾三詩人已出大門時有數鴉飛鳴而過啞啞作聲淒人心肺此數鴉者殆亦悲此殯舍中長眠之人深深永閉故不期過而與悲耳顧鴉雖悲鳴而此無情之殯舍森時暝色之中門墻巖峻不欲使其聲入之死者之耳似謂彼已死之人自甘委身死地無足悲也三詩人行稍遠尙屢屢回顧殯舍之門字覺其悲涼之狀似爲無數魂氣團聚而成望之無一絲之生意而暝色圍之益形其淒厲欲絕此悲涼之宅點染於秋光之中直類以死之意味詔之生人焉

夏夜

菊仙

祇恐秋來喜夏長。今宵風雨似新涼。更殘衣薄燈無力。細讀離騷引興長。

三十歲述懷

菊仙

有錢難買是兒時。笑我兒時樂未知。今日莫悲多失意。塵塵往事耐追思。



戀愛之夢

西巫瘦鐵



可怕而且惹人憎厭的夜。又依着定例來掩沒了世界上面的一切光明了。他是個黑暗而含有啞謎趣味的東西。所以他的到來。誰也不高興歡迎他。尤其是年輕而不會結婚的人。不單是不歡迎。他們對於這夜的憎厭。比什麼還利害。還顯明。依他們的意思。最好整天不碰着他。那末在光明而且緩和的白天。下。他們玩得多起勁啊。但是這沒法抵制的夜。決不

爲着他們的不歡迎而不來。或者爲着他們的憎厭。而來遲一點。在時間上。他應該甚麼時候到來。他可罰誓不會差一些兒的。而他們也知道沒權力去把他驅逐。所以每逢他來的時候。他們除掉順受以外。更沒有最妥當的方法了。可是這順受二字。到底不是年輕而有血氣的人所甘心的。所以他們在事實方面。是順受而在精神方面。却處處表現出反抗的



態。度。他。們。用。火。光。去。破。壞。夜。的。安。甯。他。們。用。睡。覺。去。冷。淡。夜。的。熱。情。他。們。更。希。望。有。夢。神。來。安。慰。自。己。使。他。們。忘。記。此。刻。是。在。夜。裏。于。是。這。可。怕。而。且。惹。人。憎。厭。的。夜。便。暫。時。的。輕。地。給。他。們。消。磨。過。去。了。

當。然。楊。柏。心。也。是。逃。不。出。用。這。樣。手。段。的。一。個。他。每。逢。着。幾。千。萬。夜。的。軍。馬。從。山。坳。的。巖。積。裏。從。溪。流。的。蘆。葦。叢。裏。從。偉。大。的。建。築。物。的。陰。影。裏。從。貯。藏。室。裏。從。屋。角。裏。從。門。背。後。和。牀。鋪。的。底。下。……出。發。的。時。候。立。刻。悄。然。地。把。電。燈。擦。亮。了。不。過。電。燈。的。光。亮。祇。有。達。到。一。個。小。小。的。範。圍。而。範。圍。外。的。地。方。依。然。黑。越。越。地。給。夜。的。軍。馬。盤。踞。着。這。個。情。形。實。在。使。楊。柏。心。感。到。人。生。的。一。個。大。缺。憾。你。想。人。生。已。進。步。到。這。樣。還。是。戰。不。過。天。演。那。末。人。生。真。是。弱。脆。而。無。用。了。但。這。個。思。想。在。他。腦。筋。裏。僅。僅。是。和。閃。電。般。的。一。瞥。即。過。那。第。二。個。思。想。便。接。着。像。電。影。似。的。開。映。起。來。了。

不。用。說。我。們。想。到。一。件。不。如。意。的。事。一。定。要。再。想。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來。安。慰。自。己。所。以。楊。柏。心。第。二。個。思。想。便。不。由。自。己。的。想。到。心。版。上。有。趣。的。一。幕。了。那。是。個。新。秋。的。早。晨。他。



正坐在一顆大樹樹下面念一本太戈爾的詩集。在他頭頂上有兩隻鴿鷓一遞一聲的叫着。自然他對於這個風景是非常高興的。祇是他所等待的人却久久沒有到來。免不來有美中不足之歎。

想到這裏。忽地眼光一亮。似乎他此刻已換個境界。不是夜間在自己的寢室裏休息了。這時和他並排價立着的。正是他所心愛的方漱玉。而在他們面前坐着的。就是平昔沒好臉給他看的方頌華。這個實在使他微微地吃驚的。因為他深恐這位討厭的老人要問他現在當什麼差。使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你要不做事自己有多少錢……這些細碎的問題。叫他怎麼回答呢。但是他又怎能不回答呢。這不是一件極為難的事情麼。不過此刻的情形。却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老人的面孔並不像死神般的板着。他笑微微的看着他們。一壁和緩地說道。『既然你們倆願意結婚。那我是沒有什麼不贊成的。我的好孩子。祇是你們結婚以後。千萬別各生意見才好咧。這便是我的祝詞。也便是我半生來經歷之談。漱玉。這是一紙支票。是我給你的奩資。你總該知道。我活到這許多年。



實在太衰弱了。所以一切粧奩。祇好由你自己去置備罷。」老人剛把話說完。漱玉突然間撇掉了他。跑到老人跟前。嗚嗚地哭起來了。老人攆了伊一隻手。也禁不住黯然神傷。好久沒有話說。往後才拼出一句話來道：「這是你大好的事情。爲甚無端哭泣呢？」漱玉這才收了眼淚。帶了支票。和柏心兩人走到另一間房子裏。慢慢地商量結婚的日期。和粧奩的置備。

在這兩個簡單的問題解決以後。柏心和漱玉便聯談到結婚後的志願。漱玉先開言道：「我們既然希望努力做一個好模範給別人看。那末我以為在結婚之後。應當大家找一個合心的職業。不要遊手好閒的。祇混在家裏吃飯。尤其是我。因爲我們當女人的。四千餘年來。祇被男人看做寄生蟲。看做奴隸。說我們是專門依賴男人的。其實我們照顧孩子。照顧各人的衣食。何嘗不是做着做着呢。祇不過和男人所做的不同罷了。但是世俗之見。一時却也難以打破。倘使我依舊和別人的幹着家務。那自然沒有什麼好模範。可以給別人看。所以我想也像你們男人般的。找一個職業去做。一來教男人看我們女



人是也會幹事情的。二來也可以補助一點家用。但不曉你的意見怎樣。」柏心聽了，哈哈地笑道：「怎麼你的話竟和我肺肝裏掏出來一樣呢。那真好極了。我們就是這麼辦罷。不過你喜歡幹怎樣的事情。你何妨先對我說說。我也好代你去留心。」漱玉道：「這一個我一時也解決不下。我想做一個醫生的助手。我也想做一個報館裏的書記。請你給我隨便找一樣罷。」

不多日子柏心和漱玉已結了婚。而他們預定的希望也一一如願辦到。柏心在一個中校裏教書。另外又兼了個雜誌的編輯。漱玉在一家報館裏當書記。家中的事情。另外雇了個老媽子理值。他們祇回家吃飯睡覺。別的一點不用操什麼心。不過這吃飯睡覺兩件事。他們漸漸覺察得有點不適合于他們了。因為他們倆辦事的時間不同。所以回家的時間也遲早各異。倘使一個先開了飯吃了。那末後來的那個。不是祇好嘗殘羹冷飯了麼。既然男女平等。便不應有誰吃虧誰便宜的觀象。一定要大家等齊了才好舉箸。但是那先回來的肚子。可就經不起這飢餓的恐慌了。漱玉每晚回來。一定要在十二點



光景。而柏心一到下午四點鐘。就逍遙自在。不用幹什麼了。所以他們要一齊睡覺。非得柏心等到伊十二點。不可。可是柏心第二天的辦公時間。又在早晨八時半。倘天天等候。第二天那有精力起早。若是一個人先睡了。又冷清清地沒趣味。這兩樣爲難的事情。他們倆全都知道。可是他們倆又有甚法兒去救濟呢。後來柏心又找着了一個夜校教書的機會。索性把中校裏的教職辭掉了。從此他每晚教完了書。便到報館裏去接伊一同回家。自然熱鬧有趣。而且第二天也不用起早。儘可慢慢地和伊一同起牀。那睡覺的問題。總算輕易地解決了。祇是吃飯一件事。依然感着極大的困難。但是不多日子。在吃飯問題以外。又發生一件小小的滑稽的問題來了。那天正是禮拜四。柏心教授了夜校之後。便在相近伊回來的時候。到報館裏去接伊。不過他的脚步。剛才跨進報館的門限。絕端和往常不同的現象。在他眼前發見出來了。往常許多館役。總是有氣沒力的坐着打盹。可是今兒却都興匆匆的跑來跑去。沒些兒安靜。而館中的同事們有的臉孔紅噴噴的坐着高聲談天。有的趕來趕去找尋合意的朋友。柏心見了這



個樣子。心裏已瞧料幾分。不過自己是爲找尋漱玉而來。也沒甚工夫去留意這不關己的事情。他一逕跑上了三層樓。找到了書記室。可是他所切于要見面的方漱玉。却連影蹤都不見。祇有一個落伍的僕役。坐在寫字檯前看守着。他趕忙問道：「你見方先生麼？」伊到那裏去了。」那僕役回頭向他一望。因爲他到這裏已有好多次。略略有些面善。所以到也客客氣氣的回他道：「他們在屋頂上開跳舞會咧。你要找伊到那兒去找罷。不過我想此刻伊一定沒有工夫和你來談天的。到不如明兒再來看伊好多了。」他一聽到伊在跳舞。一句話不覺突的一怔。自然跳舞是要兩個人的。那末伊一定跟另外的男人在那裏跳舞了。自己雖然是伊的丈夫。却連見一個面都不可以。這又是什麼話咧。于是他也不再接伊。立刻跑回家去。坐着生氣。

直到三句鐘。伊才神疲力竭的回來了。一進門見他還沒安睡。便撲哧一笑道：「我當是時間太晚了。誰知你還沒安睡呢。今兒真開心。我一連跳舞了三次。第一次是和總編輯張先生一淘的。第二次是和……」柏心忙把伊的話打斷了道：「不用往下說了。」



我想一個已嫁的女人實在不應該跟別人去跳舞。』伊聽了便沒好氣的回道：『啊這是十九世紀通行的話咧。一個女人嫁了便得捧住丈夫不放。可是你得明白現在是二十世紀啊。老實說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你還娶不着我咧。』伊說完話便展開被鋪睡了下去。不多時立刻呼呼地睡熟了。這一夜他愈想愈氣。竟是忘記了睡覺。到得玻璃窗上現出通紅的陽光他才覺得有些疲倦。不過他却賭氣往外面找朋友去了。

自從這一次口角以後。柏心和漱玉便生了意見。一個以為伊太荒蕩了。而另一個却以為他束縛人家自由了。雖然這樣。他們面子上却一點不顯露出來。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過着活合當有事。這天伊因為風聞得柏心有些尷尬的消息。便老早從報館裏出來。找到他教書的夜校去。剛到會客室的門口。祇見會客室裏面坐着一對男女。密切地在談天。仔細一瞧。那男人正伊的丈夫。這一氣非同小可。忙一脚跨進去。嚷道：『你到快活……』這一嚷。把那男女二人一同吃了一嚇。尤其是女的。伊以為出了什麼大事。所以有這樣的大驚小怪。不覺渾身顫抖起來。柏心一見是自己的妻子。便了解伊的意思。



立起來回道：「你別弄錯。這是我們這裏的校長呢。」伊當是柏心有意抵賴，更加怒起來道：「不管是誰，你們背着人們躲在這裏，總不見得有正經事罷。」他一壁跟那女人說，伊是他的妻，一壁又回伊道：「你真是個不懂理性的，快別混說。我們因為彼此都要回家了，偶然記起明日的功課，所以便坐在這裏討論。那有成心要背着人們呢？」女人也立起來道：「楊師母，請你說話明白點，別這樣的瞎三話四的誣讒人。」漱玉見他有了伴，一發怒將起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哭着喊道：「你拿繩子給我勒死罷……」

「他見伊動了蠻，到給伊弄得沒法處置，也發起狠來道：『橫豎你是歡喜和人家跳舞的，我們還是離婚罷。』自然方漱玉並不懦弱於他，所以一聽見他說出離婚的話，立刻用手在檯子上一拍，大聲喝道：『你想恐嚇我麼？』說着一頭向他撞去，正撞個滿懷，他一個站不住，便撲的向後倒去。誰知他倒下去的地方，竟是一個極大的窟窿，所以他的身子祇是往下沈去。這真使他恐慌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一壁還是不斷地往下沈，一壁唔唔的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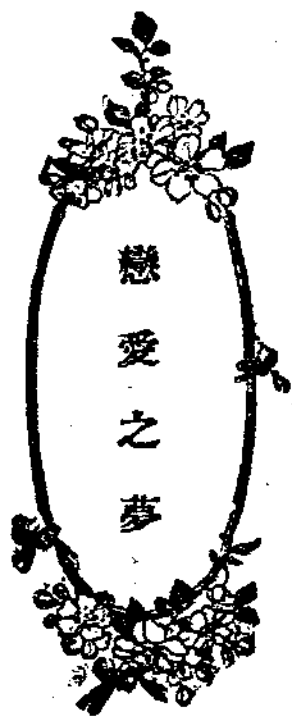
戀愛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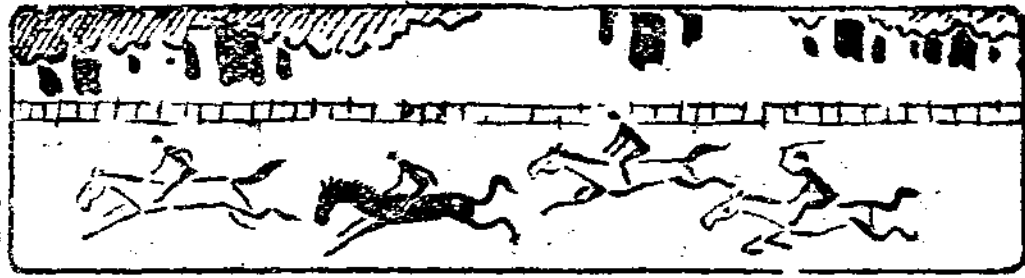
一〇

忽地他聽得有人在呼。忙睜開眼睛來一瞧。祇見紅日滿窗。夜神已退去了。僕人正拿了一封信給他。他一骨碌爬起。把信接了。拆開一看。却是一紙觀禮券。是方漱玉和茅鳳林結婚的觀禮券。他不禁撲哧的笑起來道。『我的夢。是醒過來了。可憐的鳳林。却正在入夢咧。』

西巫瘦鐵君之作品。向以清麗縝密著稱於時。數年前王西神先生。主撰小說月報時。嘗屢刊其所作。今小說世界中。亦時有此君之文字。讀者試閱此作。可以知其藝術天才矣。

禹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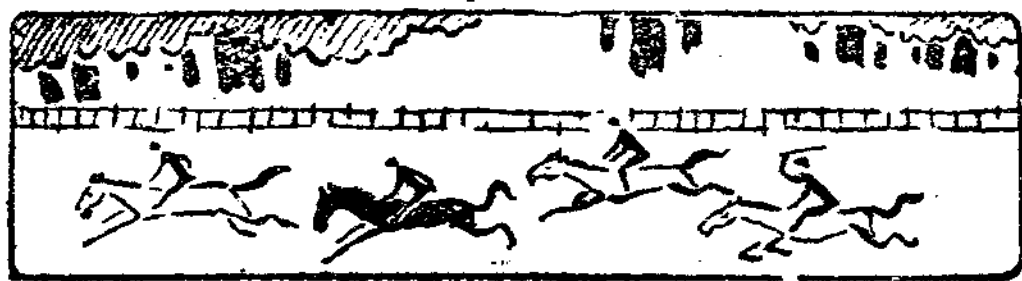


特種營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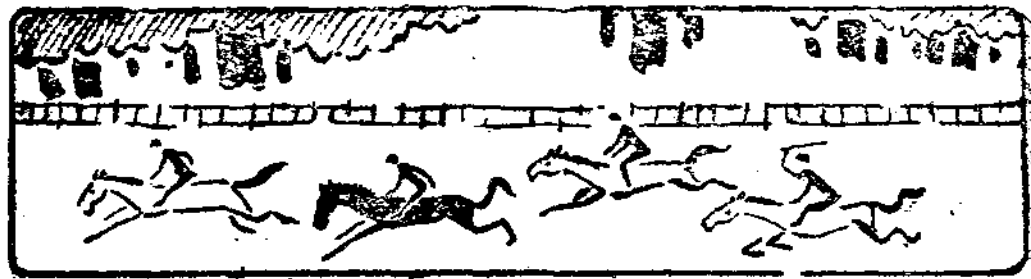
特種營業

蹉跎生

晨曦甫上。睡興正濃。却被一片書聲。驚回好夢。倚枕聽時。乃是有人在弄裏頭。且行且誦。口音像上江人。讀得聲韻鏗鏘。抑揚頓挫。一一中節。雖然夾着菜傭的叫賣聲。蕭蕭的馬鳴聲。頑童的呼噪聲。極其喧雜。絕不掩其高抗之調。凝神細聽。好似讀着韓愈的送窮文。一會兒又換了一種聲調。讀起王勃的滕王閣序來。我心中萬分納罕。起初當是隣居的冬烘先生。早晨沒事。在弄中散步。把他胸藏的萬卷書。背着消遣。既而一想。這條里內。不過四五家人家。都是目不識丁的市僧。這些文章。那會到他們嘴裏去念。況也沒個外省人在裏頭。從未聽見過這樣的口音。料必不是隣居了。聽他讀法。像是宿學之士。不知究係何等人物。讀着做甚。倒要看看他。便自推枕而起。披衣下榻。開窗看時。見有一個四十左右的人。眉目頗覺清秀。唇上翹着兩片八字鬚。身穿一件灰色



舊春紗長衫。上罩黑紗馬褂。溫文爾雅。毫無一點塵俗之氣。却似上流社會中人。規行矩步。背着兩手。只在弄中踱來踱去。聽他背誦的。早又換了長恨歌。曼聲吟哦。十分動聽。背到東望都門信馬歸的一段。像是聲淚俱下。斗將音調提高。恍若鶴唳長空。動人凄感。對門人家的階沿上。坐着一個年紀相仿的婦人。衣裙楚楚。不過面貌比那男子。反覺粗而且黑。身傍圍坐着三個男孩。大的約有十一二歲。小的還只四五歲。默然不語。牆上貼着一張白紙。寫着許多蠅頭小字。從上面望下去。看不清楚。想必是個落魄文人。敘述他的境遇。來此告幫的了。我見他是個斯文人物。不覺猩猩惜猩猩。動了憐才之念。臉也不洗。跑到樓下。開門去看那招貼。果然是一篇自敘。乃知其人姓宋。名月波。安徽桐城縣人。原係式微的士族。少讀詩書。幼曾入泮。在鄉間設着私塾。訓蒙度日。前幾年因為鬧荒。帶了家眷。到徐州去投親。上年那親戚辭差回籍。自己也不能存身。想到江南來謀食。先到鎮江。住了三四月。弄得吃盡當光。輾轉到了上海。想尋個親友。借些川資。回到原籍去。誰知遍尋不見。流落在棧房裏頭。五口之家。勢將餓斃。所以合



特種營業

羞忍辱出來行乞。想尋個善士。助些盤費。以便即日歸里。寫得淒惋動人。我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那宋月波已走了過來。向我深深的打了一躬道。先生能否憐念兄弟。天涯落魄。妻孥待斃。解囊幫助些兒。使得歸正。首邱將來定當結草啣環。以報大德。說時聽那塔上的婦人。自在那裏長吁短歎。幾個小孩。也就知道他父母正在求人。做出些可憐的形狀來。或是皺皺眉頭。像捱餓的樣子。那最小的。也在那嘶聲喊道。媽媽我肚子餓。要吃飯呀。我看了着實可憐。便向月波問了幾句。聽他說話。和紙上寫的大同小異。說到痛苦地方。他眼中果然簌簌的落下淚來。我因問他行乞了幾天了。有些眉目沒有。月波歎道。雖已出來了七八天。只沒人肯資助。有的看了看招貼。顯出些不屑的形狀來。有的開了我兩聲。一笑去了。有的非但不肯援手。還要對人說。這是假的。不要去信他。偶然有一兩個慈善的老人婦女。給幾個錢。在他們已像格外破費。存心行善。其實聚集攏來。還不夠我大小五口。吃一頓青菜淡飯。那裏積得起川資來。恐怕終要做異鄉的餓鬼下。我聽他說到這裏。很受了些刺激。便道。人情世態。原是如此。只有



來。有。錢。的。人。一。時。措。手。不。及。向。人。去。借。或。者。還。有。肯。的。若。是。窮。苦。人。想。要。告。幫。那。裏。求。得。到。倒。是。寺。廟。前。的。惡。丐。遇。着。那。些。燒。香。的。善。男。信。女。怕。他。辱。罵。倒。還。肯。多。給。幾。文。這。也。不。必。說。了。你。回。到。安。徽。去。究。竟。得。多。少。錢。才。夠。用。呢。月。波。道。除。去。這。裏。到。蕪。湖。的。船。錢。現。在。散。槍。不。知。要。多。少。再。乘。小。輪。船。進。去。加。上。些。旱。路。總。計。也。須。得。二。十。元。纔。能。到。家。我。道。你。何。不。向。安。徽。會。館。中。的。同。鄉。去。求。求。資。送。你。回。籍。呢。月。波。頓。了。一。頓。道。我。也。曾。去。過。兩。次。他。們。推。說。人。多。口。衆。一。時。籌。不。到。經。費。只。肯。擔。任。半。數。一。半。原。要。我。自。籌。的。我。聽。了。他。這。些。話。心。中。暗。想。招。商。局。的。江。孚。輪。船。上。有。個。賬。房。和。我。很。好。何。不。同。他。去。商。量。送。他。們。回。去。也。是。件。好。事。便。道。既。如。此。你。去。求。同。鄉。人。助。你。一。半。其。餘。我。來。替。你。設。法。明。天。早。上。你。到。這。裏。來。聽。我。回。話。月。波。聽。說。真。像。感。激。涕。零。要。向。我。屈。膝。我。忙。極。力。扶。佳。方。才。叫。他。最。大。的。兒。子。過。來。磕。了。個。頭。自。己。走。去。收。了。招。貼。納。入。懷。中。這。時。鄰。居。的。人。聽。見。聲。音。都。出。來。觀。看。好。像。生。了。妒。忌。恐。怕。這。個。好。事。被。我。獨。做。了。似。的。居。然。大。家。殷。勤。起。來。有。的。端。了。椀。子。給。那。婦。人。去。坐。有。的。倒。了。些。茶。拿。了。些。糕。餅。給。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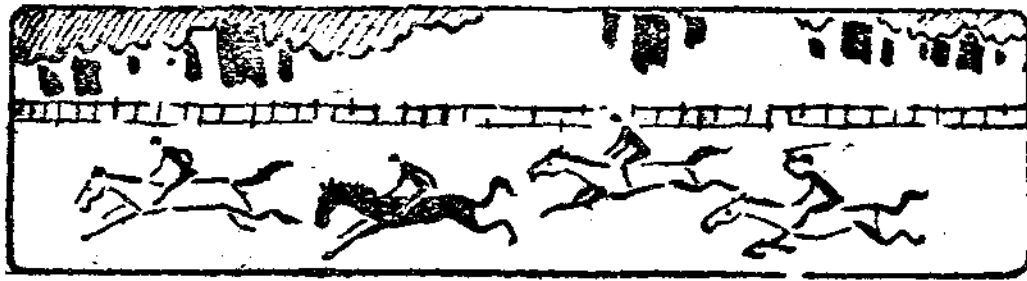


特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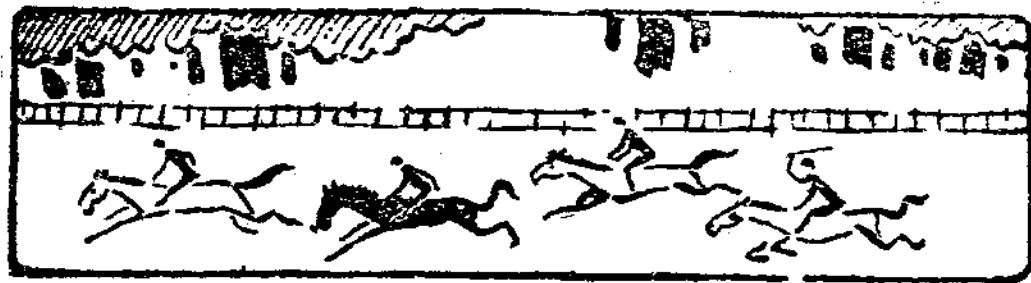
營業

小兒吃喝又總湊了兩塊多錢贈給月波月波千多萬謝的受了說他出來了幾天像今日的待遇從沒有過可知在這弄裏住的都是大善人了人家聽他灌了許多米湯益發高興和他說長論短鬧個不休我因心願已完不去細聽走進屋中我的她却很怪我多事還不辨來人的真假如何一口便許他巨款我也不和他爭論急急梳洗胡亂吃了些點心逕到招商局去打聽江孚輪船恰巧昨日進口後天便要上水去的我得了這信歡喜已極連忙趕到那姓許的朋友家裏要他答應送幾張船票給月波回去姓許的笑道你不要受愚呢這種事我們一年裏頭不知要遇見多少那裏是真要回籍不過騙你的船票去賣錢罷了我那裏肯信說這宋月波確是淪落天涯並非誑騙的一流人物姓許的只是搖頭道你究竟見識還少現在勸你決不肯聽反顯得我不允助你既然如此船票斷斷不給我的我只擔任送他回籍不用你破費一文你儘管知照他們上船來找他如果到了蕪湖那時內地一切舟車之需我自會替他籌畫你萬萬不可給他一錢入了他的圈套我道如此很好只是那裏好要你解囊姓許的

五



笑道你真着了他的迷了。我可斷定他決不會上船的。倘使果真回去等我下次來時一切費用再向你算。你也可以放心了。我終不以爲然。但想這樣辦法却還不錯。便道：「等你開船時我再來看你。姓許的道很好。那時就可證明我的真知灼見了。我也不欲同他再辯。心中却笑他剛復自用。強作解人。辭了出來。和他人談及。豈知說我受騙的。竟至十人而九。我終不信像宋月波那樣一個人。竟會行騙。反恨從前那些局騙的人。做壞了事。累得真正落魄的士人。倒沒人相助了。到了明日我心頭有事。一早起牀。等到八點多鐘。宋月波來了。我先問他安徽會館去過沒有。月波道：「我昨天就去央求了好一會。方才許我支借十元。只是要有保人。方肯給付。先生。你想想。如果有人肯保。也不用向他們去告幫了。教我舉目無親。那兒去尋保人呢。不知先生可能見憐。替我作保。則個。我道：「既是這般爲難。索性不用去求他們了。幸虧你運氣好。江孚輪船。剛巧明天上水。我有個知己。是船上總賬房。已和他商量停營。送你們回籍了。月波遲疑了一回。道：「江孚只能開到蕪湖。進去還有不少路程。我道：「你請放心。我都同他商定。一到蕪



特
種

營
業

湖。他。自。會。替。你。設。法。月。波。道。然。則。船。票。先。生。帶。來。了。沒。有。我。道。賬。房。說。你。儘。管。上。船。他。會。替。你。安。插。的。月。波。道。先。生。有。所。不。知。長。江。輪。船。上。的。茶。房。最。是。勢。利。見。了。沒。票。的。知。是。窮。人。就。要。受。他。們。種。種。的。虐。待。最。好。請。先。生。向。他。討。幾。張。船。票。來。我。道。如。此。我。叫。賬。房。知。照。茶。房。好。好。兒。招。呼。你。便。了。月。波。道。賬。房。是。在。上。頭。的。一。切。細。情。那。裏。知。道。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當。呢。我。道。我。明。天。送。你。去。叫。他。當。面。叮。囑。一。番。如。果。虐。待。你。時。儘。管。上。賬。房。去。告。訴。諒。來。茶。房。也。斷。不。敢。違。逆。的。月。波。只。得。道。了。聲。謝。又。躊。躇。了。一。回。道。現。在。棧。房。裏。頭。還。欠。着。幾。個。錢。索。性。請。先。生。一。併。周。全。了。罷。我。這。時。不。知。不。覺。胸。中。也。已。起。了。一。朵。疑。雲。便。道。你。住。在。那。個。棧。房。裏。頭。明。天。晚。上。我。來。看。你。便。替。你。還。欠。送。你。上。船。月。波。囁。嚅。道。我。住。的。小。客。棧。污。穢。不。堪。不。敢。勞。先。生。大。駕。我。道。那。倒。不。打。緊。你。儘。管。說。究。竟。是。那。一。個。月。波。又。頓。了。頓。道。東。新。街。的。全。安。棧。委。實。不。堪。駐。足。的。我。道。如。此。你。明。晚。等。着。我。一。定。會。來。的。月。波。見。無。話。可。說。便。快。快。的。告。辭。了。出。去。我。估。看。情。形。已。猜。透。了。八。九。知。道。姓。許。的。果。有。先。見。之。明。心。中。又。氣。又。恨。又。是。好。笑。到。了。明。日。午。後。姑。且。

七



特種

營業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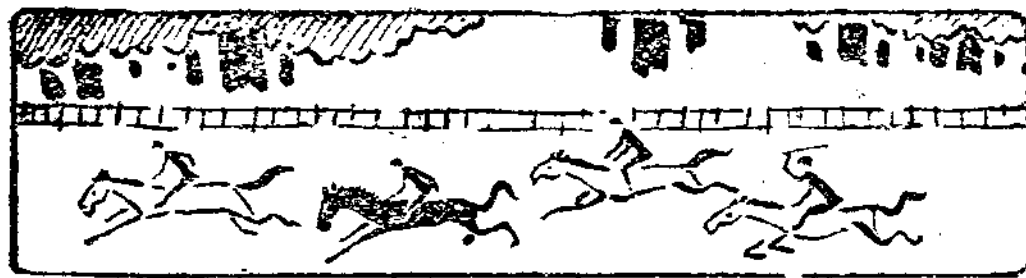
去尋那全安棧時走遍東新街。却沒這個棧房。知已受騙。怕姓許的取笑。也不敢再到船上去了。隔了幾時。這件事情早已拋往九霄雲外。不料有一天傍晚。因事走過興聖街時。忽見有人扶了一個白髮老嫗。一步一捱的走着。老嫗手按心頭不住的呼痛。走了兩步便跌倒了。那人竭力去扶。想要抱他。又抱不起。累得滿頭是汗。氣喘如牛。那老嫗還只呼痛不已。行路的人都立住觀看。有人問他是什麼回事。那人慘然道。我母向有心痛之病。此次趁火車到上海來就醫。不意行李舖陳都被洋車拉得不知去向。人地生疎。又沒處找尋。想到旅館裏去。無奈錢財都在行篋中。竟至身無分文。母親急得又發起病來。叫我如何是好。說着號陶大哭。十分淒慘。看那老嫗時。痛得雙手捧心。只在街心裏打滾。我聽那人聲音頗熟。仔細看時。却是宋月波。不覺心頭大怒。想過去斥責他。忽又回想這種人如此騙錢。也很可憐。我何必去壞他的事。便又立住了脚。這時天已漸黑。行路人動了慈悲心。有的助他銀角。有的給他銅圓。頓時湊了好幾塊錢。許多店肆中人也有給錢的。也有拿熱茶給老嫗喝的那宋月波見我立在暗中。呆呆望。



特
種

營
業

着。沒。有。看。清。以。爲。也。是。可。憐。他。的。便。走。了。過。來。想。和。我。開。口。我。再。也。忍。耐。不。住。便。對。他。說。道。月。波。兄。久。違。了。我。想。送。你。回。籍。去。只。是。找。你。不。到。你。倒。又。在。那。裏。認。得。一。個。老。母。來。了。月。波。向。我。一。看。似。乎。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再。前。疾。忙。過。去。扶。了。那。老。嫗。起。來。回。身。就。走。那。老。嫗。好。似。心。也。不。痛。了。大。家。不。知。底。細。看。得。奇。怪。都。撒。了。老。嫗。圍。着。我。盤。問。我。笑。了。一。笑。乘。隙。雜。在。人。叢。中。走。了。又。過。了。三。個。多。月。我。到。開。北。去。訪。友。走。過。共。和。路。時。忽。見。轉。角。的。水。門。汀。上。坐。着。一。個。婦。人。三。個。孩。子。頭。上。都。紮。着。一。條。白。布。地。上。把。磚。頭。押。着。一。張。字。帖。四。個。人。都。是。呆。呆。坐。着。聲。息。全。無。我。還。認。得。他。是。宋。月。波。的。妻。子。倒。嚇。了。一。跳。想。必。月。波。死。了。看。那。字。帖。時。果。然。寫。着。李。氏。泣。叩。說。因。丈。夫。身。故。遺。此。孤。兒。寡。婦。流。落。異。鄉。願。四。方。仁。人。君。子。資。助。回。籍。的。話。兒。我。心。中。不。覺。慘。然。便。問。那。婦。人。道。宋。月。波。幾。時。死。的。那。婦。人。聽。我。言。語。像。極。詫。異。似。的。向。我。看。了。看。不。知。他。還。認。識。不。認。識。漲。紅。了。臉。只。不。做。聲。我。料。想。他。們。又。是。弄。的。玄。虛。也。不。再。問。便。去。尋。那。朋。友。真。是。無。巧。不。成。喜。我。那。友。人。本。極。清。貧。住。在。小。弄。裏。的。一。間。樓。上。剛。進。門。時。却。有。一。個。人。迎。面。



出來正是宋月波一見了我便脚下加緊跑了出去我幸而早有所知不然還要當是白日見鬼咧我見了友人忙問他宋月波如何在這裏吾友不懂道那個叫宋月波我道剛才出門去的不是麼吾友笑道你認錯人了他是樓下住的二房東陸冠羣呀我詫異道還是你的二房東麼這人究是做什麼的吾友道我會經問過他說是做特種營業的大約是投機之類你問他做甚我大笑道特種營業這個名稱倒也不錯便把前因後果詳細說了一遍吾友笑道原來如此怪道他們家裏的人每天都出去我在街上却沒碰見過我道那婦人和小孩們想是他的妻子了還有那個老嫗呢吾友道正在樓底下他是雇用進來的老媽子呢我道可惜這人很好的學問却做這種下流事業吾友笑道你還當他好學問麼恐怕字都認不得幾個報紙還看下去那幾篇詩文想是請人口授的我晚間常常聽得他溫習咧我方才明白倒很佩服他的機變倒是層出不窮聽吾友說他的進益却還不惡能使上海人無故解囊頗非容易想他揣摩社會的心理知道修福獲報積善降祥的幾句成語還可打入的心坎中也可算是煞費苦心了。

阿爾泰風土略記

葉影



阿爾泰本爲特別區。設長官治之。自民七兵變後。乃併入新疆。改稱阿山道。僻處西陲。西北鄰俄。東南鄰科城新疆。幅員之廣。南北徑七百餘里。東西稱是其頭街。并有俄人僑居阿屬之佈爾津。沖呼爾。薩牙帖。里克帖等處。亦都從事農業。兼營商務。阿城附近。劃與俄人通商地。曰貿易圈。

中居處人民。以哈薩克人爲主體。其烏梁海則蒙古人居焉。間有漢人。並非土著。大都晉隴客民。以貿易。種地。淘金。爲業。計有一千三百餘人。尙有纏頭一種。戶。合計三萬五千餘人。蒙古則分七旗。其人數較哈。聚族居承化寺。(阿爾泰城之舊稱)其所居處曰纏。薩克爲少。二族均以游牧爲生活。逐水草而居。夏季

擇涼爽之地居之。秋季擇草茂之地居之。冬季擇藏風之地居之。年計移家三次。故住無定所。其富者牛馬駱駝或各數百頭。羊或千餘頭。其貧者牛馬駱駝或各數頭。羊數十頭。漢人與之交易。以茶布易其牛羊而已。

蒙哈生活甚爲簡單。住穹廬（俗稱蒙古堡。用毡圍之）。衣羊皮。食羊肉。間有與漢人易茶布。其他無甚用處。近亦有從事耕種者。然爲數甚寥寥。

蒙哈善騎馬。雖婦女小兒。俱能疾馳。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性情勤惰。蒙哈不同。哈較勤於蒙。其婦女除操持家務外。大半以織毡爲事。卽衣履亦自行縫製。蒙婦則終日游惰。不習工作。並吸烟嗜好甚深。十居八

九衣服自新。至舊未經一洗。廬中骯髒。馨筆難宣。哈薩纏頭。男子滿十歲時。須將勢皮割破。以期生育之發達。脅毛恐有臭氣。拔淨不留。出嫁之婦女。如遇夫亡。或嫁夫兄。或嫁夫弟。其婦女儘人調戲。不得捉姦。惟不與他族通婚嫁。蓋宗教之關係也。

阿山地土膏腴。可墾之地甚多。惟須開挖溝渠。營築堰壩。方可種耕。現在已墾之地。曰紅洞渠。曰沙拉胡遜。曰克木齊。曰冲呼爾。曰哈巴河。曰吉木乃。曰佈倫托海等。諸處然闢地無多。合之諸處。計七萬餘畝。無他水利限之也。所種各糧。曰小麥。曰豌豆。曰大麥。曰蘇魯（卽燕麥）。曰糜子。曰苞谷（卽珍珠米）。六種。阿地不言畝數。而言戶數。一戶合內地一百二十畝。

每戶一熟。大約可出糧二十担之譜。(每担四百斤)

籽種由公家發給。內分拉戶。採買兩種。拉戶給與地

照。永遠管業。秋收時。每石籽種除收回外。收租糧或

五石。或四石。或二石五斗不等。以地之肥瘠區別也。

採買者。秋收時。每石籽種除收回外。交糧五石。發給

官價。此係包種性質。不給地照。種戶無定。年可更易

也。

阿爾泰本蒙語金字鑛產之富。中外共知。惜從無鑛

師查勘。不能確指。苗綫。現在挖掘者。得勝溝。板廠溝。

前後中三溝。暨烏里雅蘇溝。計有十餘處。金苗尙旺。

每人日可得金砂一錢以上。由官給照。赴溝採取。金

苗稍旺之溝。每人月交金砂六分。次之四分。民國六

年。挖金者多。全年金稅收入計三百餘兩。近年銳減。

因挖金者趨種烟土故也。

阿山漁業。所屬佈倫托海。佈爾津河。額爾濟斯河。哈

巴河。烏龍古河。巴里巴蓋河等處。產魚甚富。以鱒魚。

鯉魚。鱠魚。爲多。蒙哈尊之爲神。禁而不食。間有捕

取者。亦在冬令。以便駝赴新疆。藉易貨物而已。

阿山森林。所產皆松樺楊柳。地居寒帶。故無偉大之

材。然攷其材質。尙稱堅質。可以修蓋房屋。及各項木

器之用。惟山路險阻。販運維艱。雖有良材。亦充燃料。

甚爲可惜。近年民間濫於砍伐。附近森林。早已牛山

濯濯。

阿山鹽務。所屬佈倫托海。及哈拉哈克等處。均屬產

鹽之區。鹽池極爲深廣。取之不竭。攷其鹽質。佈倫托

益。

海之鹽。其色微灰。其味較純。哈拉哈克之鹽。其色潔白。其味稍苦。向來無人販運。只供當地人民之食品。

阿山藥材。所產之種類。頗爲不少。現就民間所採取者。如大黃。甘草。黃芪之類。此外百合參。及鴨胃二種。

阿山野獸。以熊。狐。狼。三種爲多。鼠。貂。獺。亦有之。昔年

百合參。形似西洋參。較小之。其味微苦。其性清補。鴨

貂。鹿。蕃。富之區。惜早劃入俄境。阿地並無獵戶。蒙哈

胃與內省不同。絕無臭味。能治老人咳嗽。婦人血虧

遇之。則逐捕多用舊式叉子鎗。羚羊亦阿山所產。近

之症。

年捕捉者多。此獸不易得之。其角之價值。因此驟增。

阿山商務。鴻蒙初開。蒙哈雜處。從前無漢人商賈足

阿山毛角。羊毛。羊皮。年產頗多。牛馬駝皮毛間亦有

跡。俄人執領事護照。便可任意在各游牧買賣。現在

之。蒙哈不知織造之法。往往賤價售於俄商。殊爲可

設鎮已有市肆。商賈互市地方。設法招徠。商賈陸續

惜。中國商人亦有收買之。究之仍轉售俄商。不過多

漸有來者。惟近年受俄幣之影響。金融滯塞。難期發

一販運而已。最好由公家創設工藝廠。收買皮毛。僱

達。

募工匠。頭目。招集蒙哈少年。教令學習。以期共沾利

阿山荆榛甫闢。向無學堂。蒙哈崇尚佛教。貧愚不振。

對於中國事理。茫然不知。若驟照內地章程。辦理語言文字。彼此不通。必致鑿柄不入。應先設一漢語學堂。令蒙哈聰明子弟入學。肄習以爲初級。如果語言一通。自可啓其愚蒙。漸臻開化也。

阿山驛站。西北各路。向由各蒙族安設台站。以通文報。但受累情形。不堪言狀。曾經改台爲驛。以恤蒙艱。由承化寺東通沙札蓋台。設驛十六處。南通新疆綏來縣境。設驛九處。各處各修驛房一所。相距近或七八十里。遠至百二十里。均擇冬夏水草兩便地方。每處驛夫五名。馬十匹。月給工餉五兩。專遞公文摺報。現在承化寺已設郵局。公文信件。由郵遞送。驛站取消矣。

阿爾泰風土略記

阿山電線。於前清宣統二年安設。通電新疆綏來縣。惟線桿時有損毀。致多遲誤。

阿山地界。四至界址。東至科布多之札哈沁遊牧邊界。西南與塔爾巴哈台聯界。南與新疆綏來縣奇台縣交界。西北兩面。均與俄國接壤。中外哈衆聯牧。路徑紛歧。處處可通。最要之道。曰哈巴河。阿拉克別克河。八卡倫。及吉木乃卡倫而已。至赴新疆里數。自承化寺一百二十里至哈喇通古。八十里至沙拉胡遜。一百里至穆呼爾岱。一百二十里至哈喇托羅蓋。一百里至烏圖布拉克。八十里至布林。八十里至合斯托羅蓋。九十里至庫克申倉。一百二十里至烏納木河。三十里至黃羊泉。卽新疆綏來縣境。

阿爾泰收管哈薩克事略。於前清光緒三十一年秋。不服也。

科塔兩城劃歸阿爾泰管轄之哈薩克。其冬攪住於阿爾泰所屬之額爾濟斯河。發源於山之東麓。係烏阿屬新土爾扈特。霍碩特。烏梁海。及塔屬舊土爾扈特。夏則在阿爾太山之陽。彼時各哈自有稱總管者。有稱接班者。有稱比阿哈拉克齊者。嗣經辦事大臣奏明。均照該哈日舊日名稱。改爲比阿哈拉克齊。原係三品頂戴。仍請定爲三品。其下稱札蘭者定爲四品。章蓋五品。昆都六品。並將貝子。公爵。台吉等職。造冊咨部。民國成立後。貝子遞升郡王。哈目仍稱總管。如有缺出。郡王。貝子。公爵。台吉等職。均係世襲。子孫承接。總管由公衆推舉。呈請長官委派。彼族性情狡黠。治理頗難。所幸國家之殊威。猶在不敢負固。

阿爾泰所屬之額爾濟斯河。源於山之東麓。係烏梁海蒙旗境內。此河大勢。自北而南而西而西北。以達於俄國之宰桑湖。其在中國界內者。長約千里。衆水相匯。河流大小。所受溪水甚多。此外別無支流。以分水勢。故下流舟楫可通。此河有東西兩源。東源名曰華額爾濟斯河。西源名曰喀伊爾特河。其東西兩源分派。由青吉達斯板及克茲勒格雅達板。羣山萬壑之間。屈曲二流。二百餘里。合流而南數十里。有喀喇屯克河。自東來注入額爾濟斯河之左。又合而西北流數十里。有蘇布圖河。自北來注入額爾濟斯河。右。又折而西流數十里。有布吉勒布拉克河。自北來

注入右岸。又合而西流數十里。有喀喇額爾濟斯河。牧之所。夏日仍還諸山上。克林河之源。起於阿爾泰。亦自北來。注入右岸。喀喇額爾濟斯河。發源於哈喇山之額魯木板。及烏西嶺之中。其源約有數派。自北溫爾常山口。由西北爲東南流。一百數十里。有庫爾圖河。及哲勒特河二水。自庫爾圖嶺發源。注入喀喇額爾濟斯河之左。又合流數十里。有巴罕額爾濟斯河之水。自東北來。亦注入喀喇額爾濟斯河之左。又折而南流百里。仍注入額爾濟斯河之右。由此折而西北流。一百數十里。經噶勒札爾巴什湖之西北。又西流數十里。有克林河水。自東來。注入右岸。噶勒札爾巴什湖。卽佈倫托海也。湖之西北。有齊爾古圖山。所產煤苗。已現於平地綫上。湖之東南。鹽田。石膏。產地。均臨屯田不遠。其屯田一帶草地。係蒙哈冬日遊。達蘭鄂博之西麓。經塔克朗。該處係哈薩克開墾之

阿爾泰風土略記

地穿薩彥山屋。曲流至鹽池。拖南而注入克林河之右。佈爾津河發源薩爾塔爾巴哈山之東麓。由東北向西南流數十里。穿喀那斯淖爾。經呼吉爾圖。布拉克卡倫。自東流數十里。有霍木河。發源於霍木達板。及霍木斯托羅蓋卡倫。自東北來注入佈爾津河之左。又合流數十里。有哈拉烏蘇塔河之水。由西北來注入佈爾津之右。地名曰沖呼爾。由此合流。橫貫克克拜山。屈流一百數十里。經哈薩克十二支遊牧之

二總管。一名阿莫爾泰。一名敖司班。冬窩之西。而注入額爾濟斯河之右。此阿爾泰河流之大概情形也。著者譚家大人前為阿山長官張公聯。襄財警二政。去未半載。以兵變故。子身竄返。歸而語余。以阿山風土略情。因即筆錄之。右稿即當時稿存者也。藏于舊篋間者。倏忽已三載有奇。茲適社會之花徵稿。爰即以此記寄呈。 鈍根先生榮政。





深閨

夢裏

人

李萃蓀

夜深人靜。月暗星稀。她朦朧間忽見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年站在她的床前。發出溫柔和婉的聲音。對她微笑着說道。芸妹妹。你怎麼這般大意。窗都沒有關。就和衣睡着了。明天吹了風。頭痛起來。又要叫我摩撫了。她倦眼惺忪。含糊答道。你就替我關了罷。何必一定要我自己關呢。你的手也太覺尊貴了。他低聲微笑着道。你何苦又要發脾氣。窗是

早已替你關好了。我不過知照你下次留心些罷。她也笑道。那個發脾氣。你關與我關不是一樣的麼。說罷。坐了起來。整了整衣襟。掠一掠雲鬟。問他道。你剛纔回來麼。怎麼這般晚呀。他答道。今天有一個朋友硬攔我打牌。我情不可却。祇得答應了。所以此刻回來。但是我的心早已飛到家裏了。她道。你明天八點鐘就要起來的。還是早些睡罷。不要多說了。他低頭答應着。正要解衣。忽面色一變。大聲道。芸……芸妹妹。快……快些看呀。這是什……什麼。她急急下床。定睛一看。陡見一個獐獐可怕的人。露出了青牙。對他們獐笑。她驚得一

身冷汗睜眼。一看原來是南柯一夢。自己依舊孤伶伶的睡在床上。半彎涼月。被黑雲遮掩着。愈顯得孤淒沉寂。她把夢境仔細一想。那湖色的鴛鴦枕上。頓時濕了一大片。不覺失聲道。唉。這不是去年的。一。回。事。麼。你的性情。是何等溫和呀。你的態度。是何等柔媚呀。可憐你。一時被熱血沖動。竟忍心拋妻撇母。投筆從戎。去和矮奴打仗。雖然奏凱而旋。果然遂了你的志願。但是高官駁馬。名利雙收的。是另有他人。你雖喋血沙場。裹尸馬革。那個來知道你呢。到今日。只落得老母寡妻。於月白風清之夜。洒幾點血淚罷了。唉。

＊悍婦

鑑明

有姓王者。與樵夫某同居一里。王某傭工於外。其妻常惡罵其姑。有時且撻之。樵夫見之甚怒。亦無法以止之。一日樵夫入某山樵柴。忘其歸路。天且昏黑。不能回家。宿於山神廟。夜半聞有人曰。虎來矣。巨風大作。窗門自開。樵夫甚恐。舉目視之。見一虎伏於階下。又聞人言曰。明日有逆婦可供汝一飽。虎揚尾而去。天明樵夫不敢出。蔽門間窺之。果有一婦人至。視之。卽王某之妻也。虎復來張牙舞爪。斷其喉。食其肉。狼藉於地。乃去。樵者歸告其夫。並述前情。令往視之。王某歎息。羞且憤而歸。

劉拳師小傳

韓元龍

劉拳師。忘其名。安徽定遠朱家灣人。少學於同鄉朱也。工技擊。善導氣。能騰躍距地三尺餘。不墜。乾隆中。往來齊魯間。爲人保鑣。敗於其手者頗不乏人。故仇家特衆。一日。飯於山東某逆旅。當爐者。唯一姑一媳。客飯竟。媳輒以食指畫門外大石曰。某食幾碗。錢若干。視之。文深入痕。若刀刻。劉心異之。故緩食以觀其後。旋見姑出問。媳豬飼未。遂偕入後院。初聞喚豬聲甚喧。俄乃寂然。竊窺之。見豬十餘頭。老婦一一舉其蹄。擲於牆外。媳則隔牆承之。以手依次納於食槽。輕若拾芥。一如其姑。且曰。恨不使劉某見之。劉駭然。急置錢於案。以行。從此棄所業。不爲終其身。不復出。並舉所見以戒其子。若徒曰。吾馳聘秦岱二十餘年。閱綠林豪傑多矣。顧無能敵我者。不圖得見彼姑媳也。先是。劉未輟業時。嘗敗少林寺某僧徒於徐海道上。比還定遠。僧跡至。將伺隙謀爲其徒雪前仇。一晨。劉方肩輿濯其前蹄於陂塘。僧趨呼曰。汝其劉拳師邪。將與之角。劉度不易敵。給僧曰。吾師新往北訪友。某某徒耳。僧前未見劉。故不

疑且歎曰。徒若此師。可知吾虛此一行矣。遂去。劉目送之。步履如飛。瞬息即杳。自是劉益儉。出逾年前。僧又來。果遇劉。徒問劉拳師歸來。未徒不知。所以漫應曰歸矣。且呼劉出。劉知不可避。急取數銅鏡。與大布夾纏於胸際。數匝。始徐出。見僧相距。猶尋丈。便拱手互揖。僧問拳師無恙耶。劉唯唯。僧即踉蹌行。劉亦還。還內臥榻上。若不勝疲憊者。徒與子隨入。曰一揖之勞。何至於此。劉呻吟曰。僧敗矣。若取吾心。吾取若肝。設非先纏鏡護胸。吾殺於僧矣。此乃內功須導氣行之。互揖即較藝。非爾曹所解也。命寬其縛。鏡已粉碎。大布亦焚斷。如縷。徒問僧如何。云肝已爲吾抉出。當死於途。次無生理。其子犇視。僧果斃於朱家灣外。大柳陰下。血涔涔透袈裟。流不止。揭衣諦察。肝果從脇際出。子返報。劉憮然曰。何如。諺有云。驕兵必敗。僧驕故殺之。爾曹宜以爲鑑。慎勿使能好鬥。以尋死也。僧旣斃。劉亦將息良久。始痊。韜閣乃愈深。有來訪者。輒戒家人以遠游。對某歲夏。鄉中忽來一弄猴者。牽猴鳴金。誇於衆。云猴能拳。有能角猴而勝之。即贈以猴。負則供其餼糧。鄉人觀者如堵。咸無敢應。猴見無敵者。殊雀躍自喜。且頻捫其私侮鄉婦人。弄猴者旋說旋擊。其鑼言亦愈誇。劉徒適亦雜觀衆中。憤而出。與猴角戰。移時。願終不能。

勝○幸○亦○未○敗○弄○猴○者○忽○收○金○止○角○猴○乃○愕○然○作○長○嘯○時○而○躍○踞○於○箱○時○而○翻○騰○於○地○時○而○作○人○立○一○若○
炫○其○拳○之○高○者○雙○目○尤○矚○張○不○已○衆○大○譁○徒○慚○作○遁○歸○語○其○事○於○劉○戒○勿○再○往○徒○佯○諾○願○堅○請○授○勝○
猴○法○不○休○劉○曰○此○易○事○耳○猴○嗜○桃○與○角○者○但○挾○桃○往○無○不○勝○徒○聞○言○大○喜○翌○日○竟○潛○往○弄○猴○者○青○償○餼○
糧○徒○曰○吾○昨○固○未○負○若○果○須○償○之○願○再○角○一○判○高○下○弄○猴○者○笑○領○之○乃○鳴○金○縱○猴○出○門○於○廣○場○戰○愈○力○
鑼○聲○愈○高○鄉○人○聞○鑼○鳴○來○觀○者○集○亦○愈○衆○更○數○合○徒○違○張○雙○拳○飛○二○桃○於○空○猴○瞥○見○乃○舍○人○攫○桃○桃○方○
入○掌○徒○已○執○猴○足○裂○之○爲○二○擲○於○數○仞○之○上○血○肉○紛○墜○無○異○飛○桃○觀○者○均○大○樂○徒○亦○喜○形○於○色○弄○猴○者○
見○斐○猴○乃○嗒○然○問○徒○爲○何○人○徒○抗○聲○曰○吾○劉○拳○師○徒○也○弄○猴○者○曰○吾○去○矣○明○年○今○日○當○來○謁○汝○師○汝○非○
吾○敵○也○遂○收○鑼○肩○其○箱○行○徒○既○勝○復○語○於○劉○叱○曰○爾○不○遵○吾○命○肇○巨○禍○矣○逾○年○劉○度○其○人○當○來○因○先○
期○詐○死○購○空○棺○實○巨○甕○盈○其○中○置○於○堂○及○期○弄○猴○者○果○至○或○告○以○劉○拳○師○已○前○死○不○信○逕○入○其○家○見○奄○
柩○在○室○始○愕○然○因○駢○雙○指○叩○棺○而○呼○曰○劉○拳○師○汝○竟○死○耶○聲○極○慘○厲○叩○已○卽○去○劉○徒○急○從○棺○側○出○追○之○
已○失○其○所○在○比○返○劉○命○發○棺○呼○其○子○共○視○之○則○甕○悉○碎○與○向○所○纏○銅○鏡○如○一○轍○劉○曰○吾○曩○戒○爾○曹○勿○使○

能○今○若○何○後○當○恪○守○吾○言○力○田○戒○鬥○勿○與○人○爭○以○全○其○生○時○劉○年○已○七○十○許○精○神○猶○健○一○日○忽○櫻○重○疾○
勢○甚○危○願○修○練○功○深○死○不○易○屢○命○其○子○與○徒○以○刃○速○其○亡○咸○不○肯○為○劉○怒○醜○言○無○虛○日○徒○以○其○輾○轉○呼○
號○求○死○不○得○為○狀○彌○慘○醫○藥○復○無○效○計○無○所○出○遽○如○言○出○利○七○首○搯○其○胸○刃○落○劉○遽○墮○榻○下○掀○榻○續○刃○
劉○忽○躍○起○搯○其○肩○徒○受○搯○大○呼○急○回○身○反○搯○之○劉○已○凝○臥○於○榻○曰○孺○子○知○之○乎○此○術○吾○已○授○於○汝○矣○犬○
子○不○更○事○須○善○視○之○勿○忘○吾○訓○吾○逝○矣○撫○之○氣○已○絕○劉○拳○師○真○死○矣○子○與○徒○並○有○聲○於○世○惜○述○者○不○復○
省○憶○故○不○能○詳○云○

韓元龍曰鳥恃飛而嬰羅魚恃泳而墮罟是皆以求出衆爲心不能斂鋒養晦卒陷櫟辟以喪其身若
劉拳師者其庶乎懷絕技而知止不求出於衆而能善全其生者矣悲夫彼日以心鬥恃談詭譎怪以
爲智堅甲利兵以爲勇小天下莫與京者殆猶其徒之倫技不能出於鳥魚上又曷足與語劉拳師耶
鈍根按世之傳技擊者其事蹟多相類究出何人所爲莫能辨也此篇叙事亦猶人而文字古茂
可喜後附論評尤精警切中時病故亟錄之



鐵九

趣談

●最小動物特點之實驗

▲蚤之高跳力與吸入皮膚之毒量

蚤為善跳之最小動物。其高跳力之偉大。實屬可驚。世間善跳之動物。除蚱蜢稍足比擬外。其

趣談

他任何常見之動物。殆未有可以追及其後。應者。據動物學專家之報告。跳蚤在未育卵前。其高跳之度。有超越其自身體積三十至四十倍之能力。假使有人能學得與彼同等之跳力。則以十二至十五丈間之高塔。可以一跳而躋其頂焉。惟跳蚤若在體量充足。或孕卵時。高跳力轉形退減。為通常十分之八。或九。至其嚙間所含之毒。由嚙齒輸入人身後。在皮膚間散佈。所成毒暈之直徑。普通以等於其本身之長度為定。率然在離開垃圾而初次嚙人。未踰五次以外。時毒暈直徑。較增於通常十分之四。或五。倘同時有二萬五千枚。此項之跳蚤。腐集於人。

一



身則其結果可於一分鐘內使其人周身與癩瘋同狀并呈中毒之狀態而痛楚欲死體溫亦因而驟增非經二或四小時藥物之療治不能回復云。

▲臭蟲之抵抗力及執行速率

臭蟲在絕食時間其抵抗飢餓之能力世間殆無物足與齊衡據動物學家實地之考查云以一臭蟲紙裹封固夾置書卷之中使與飲食料同時隔絕至三年之久剖出檢視其臭蟲周身已乾癯而成透明體薄如蟬翼重量雖平常呼吸相距至一尺以外猶能吹使去之厥狀完全槁死然苟以皮膚貼近之則於二三分時發生

最輕微之癢覺維時察視此臭蟲其乾癯之軀胸部即見一隱如針孔之黑點此處不更透明而六足且蠕蠕展動惟不能行走若再如前法使近貼至十分鐘時即能嘜吸人膚起等於其身軀之毒暈五分鐘後即能行走吸得之血猶可於其全身不復透明處辨識之云又臭蟲在逃避捕捉及最興奮時其執行速率一秒鐘間可自二尺至四尺之距離若以其體積與速度用算術乘之雖駿馬不能追躡其蹤跡云

▲蚊翼之載重

有翼動物中其兩翼之載重力最弱者當以蚊翼為最通常蚊蟲之翼僅能順風飛行且必係

輕微之風。若風力稍勁。輒易爲吹失。卽通常空氣。苟發生堅強之震動力時。其所成之浪。足使蚊翼受其打擊而墜落。其飛行高度。亦不過四丈。或五丈爲止。故高至四五層之樓上。恆爲蚊蟲所不能到達。而其載重之力。亦止吸血半飽時。尙能勉飛。若吸至腹部膨脹。則幾全失載重之力。雖極力振奮。亦僅能作水平之飛行。而距離限至一尺。或一尺以外。倘踰二尺之限。卽不免墜落之虞。故通常蚊蟲。飽離人體時。多作一二寸距離之半飛半躍式。卽因驚奮起。亦盡力不能逾三尺之遠焉。若一種瘧疾蚊。則其翼力健於普通蚊翼約三倍。蓋最近一昆蟲學

趣談

家經多次察驗。所得最確之報告云。

●創格之訃告

有一天。到一個私立學校裏去訪友。只見揭示牌上張貼着一張訃聞。我看了不住的嘆道。妙文妙文。現在將他抄出來給大家看看。

爲佈告事。照得本校長寒門不幸。蹇及家嚴。於某月某日某時。疾終本宅內寢。不孝舍弟文毅

文饒等。隨侍在側。當由本校長督同親視含斂。并命舍弟文毅文饒等。卽日遵

制成服。本校長以學務有關。不得不節哀順變。共襄大事。爲特請假七星期。在寓治喪。所有喪假期內。一切學校事宜。委託教務長濮先生代

行代拆負責辦理。為此佈告本校教職員及諸生校役人等一體知悉。毋得玩忽懶惰。致干未便。茲謹擇於某月某日開堂領帖。某日出殯（路由附白）暫厝白衣庵。目下苦塊昏迷。語無倫次。叨在

○○○誼。諒蒙矜恤。哀此訃聞。切切懷遵。毋違此佈。

校長衛文約

聽說這位校長。是於新舊文學。平日都很研究。主張要把新舊文體。溶化摻合起來。創造一種

最適應現世實用的新新文體。已經很有成績。未可厚非的。只述他素常持論的幾句話。說新文體病於俚俗冗長。沒有韻味。舊文體又晦奧堆梁。難於通曉。所以有改造的必要。而又各有特長。所以一定要把來溶合。創造出來。必需要有新的精神。舊的韻味。才能博得雅俗共賞。普及長存。這幾句話。不是很有見地和價值的嗎。這通訃告。大約就是衛先生的創作了。考語他自己既然在訃告上出過。用不着我們再來混說啦。

★ ★ ★ ★ ★ ★ ★ ★ ★ ★



溫柔鄉

(續)

鈍根

第三回 元緒公名列大鄉紳 多情女心傾少年客

在下這部書。第一回出場一個男子。用正寫法。第二回出場一個女子。也是用正寫法。似乎太呆板了。呵呵。看官們別誤會。要曉得這兩位先生。全不是書中的主人。你們不是全聽過戲的麼。你瞧那戲台上。咚啞呱。唯一陣大鑼大鼓開場之後。接着得且得且得而且得而且得而且得而且得而且得而且得。就是到了正戲。但凡排在前頭的。還不是好戲。越是好戲。越在後頭。這是一定的規矩。小說也有些和唱戲相仿。要是一開場。就是正角色的正文。這小說便沒有意思了。非但局勢太促。而且率直無味。再者戲中正角。須得有配

角作陪。如果專寫正文。豈不是連陪賓多用不着了麼。不過賓主之分。不可太顯露了。讓看官一下子識破。便又索然意盡了。所以我這頭兩回。故意把陪賓寫得鄭重些。也是布設疑陣的玩意兒。在下說到這兒。看官定要駁我道。你既然布設疑陣。爲何又自己道破。這還能算疑陣麼。這一來。我倒被他難住了。只索硬拉兩句套話來。遮蓋道。剪斷閒文。書歸正傳。却說沈蓮芳小姐。那天在大觀園藏書廳前面。遇見的不是別人。正是趙夢慈。後面跟隨的。一個是門下清客馬披經。一個是英文教習楊小管。這因爲趙堯賢知道時勢所趨。將來知識階級。不能不懂洋文。却又捨不得兒子上學堂去。所以特地請了幾位英文算學教習在家裏的。一個便是算學教習張齋。還有三個。是夢慈的小朋友。一個叫尤宕之。是蘇州名士尤半狂的本家。一個叫蔡伯棠。是上海道蔡伯浩的堂弟。一個姓劉人家。綽號他叫做阿斗。據說蜀漢

後主小字阿斗阿斗昏庸到底亡國雖然有諸葛亮那麼千古一人的將相輔弼着他還是沒用所以吳下俗諺譏笑他叫做扶不起的阿斗那位夢慈的貴友綽號阿斗大約也是扶不起的人物可是他這綽號行出了倒把正經的名字備而不用那就難怪在下做書的不曉得他真名也只好從俗從宜稱他一聲阿斗了那阿斗的老子劉元緒是倉橋浜裏一位著名的大資本家他們同業中內行稱呼簡稱他做本家本家的發跡很快不知他碰到了一個甚麼機會平白地一躍而爲百萬富翁但凡一個人只要有了錢不論是甚麼出身總得受社會歡迎就是朝廷也得特別隆重他據說是因爲國家貧弱特地獎勵富翁的意思那位劉大本家發財的時候還在大清朝龍飛光緒年間他便照例報捐了一個候補道再加花樣二品頂戴紅頂花翎出入坐綠呢大轎門口二十四扇銜牌當差們站班請安口稱大人當地

的大紳士沒一個不和他往來寫信給他總是稱呼他甲三仁兄觀察花廳上還高高吊起陸中堂的親筆對聯上款題着甲三賢弟好不顯煥本來蘇州城內有四大紳士人都稱爲潘洪彭畢後來又出了一位姓鄒的新貴人家嫌他資格太淺硬擠在四大紳士裏頭有些不稱因此就編了三句歌謠道江淮河漢溝龍鼉蛟龍鰐潘洪彭畢鄒雖然覺得太挖苦了些倒也很見聰明誰知氣運變遷驀地又出了這位劉觀察一時輿論不敢怠慢忙把前面那隻歌謠末句改做了潘洪彭畢劉卽此可見劉大人在當時的資望了劉大人志氣很高巴圖上進竟虧他苦心孤詣把自己親生的一位千嬌百媚的小姐嫁給了沈旒堂宮保的長公子廷芳中翰爲妻難得沈宮保謙恭下士他瞧劉老親家的前程雖然差些但是他肯把三十萬白花銀子給女兒添妝也就才堪大用了因此把這門親事定了下來只可惜劉甲翁官

星不。透。一。眨。眼。滿。清。政。府。被。那。班。沒。有。嘗。過。官。味。的。革。命。黨。給。革。掉。了。他。老。人。家。非。但。沒。有。仰。仗。親。家。的。大。力。弄。一。個。實。缺。道。台。玩。玩。索。性。連。沈。老。中。堂。的。全。套。頭。銜。也。變。做。與。國。同。休。了。還。幸。而。前。清。時。代。的。婚。姻。關。係。沒。有。被。民。國。政。府。取。銷。依。然。是。繼。續。有。效。于。是。沈。劉。兩。家。安。安。分。分。的。做。起。平。民。親。家。來。互。相。餽。遺。不。時。問。候。不。過。兩。個。老。頭。兒。總。不。大。談。得。攏。來。倒。是。那。位。斗。少。爺。時。常。上。沈。府。去。探。望。姊。姊。和。沈。府。的。人。混。得。火。熱。因。此。沈。府。的。那。座。花。園。被。他。逛。熟。了。可。以。不。用。通。報。隨。便。進。出。那。天。正。是。禮。拜。日。他。做。東。道。請。趙。夢。慈。一。班。人。在。鐵。路。飯。店。吃。中。飯。叫。了。許。多。局。烏。烟。瘴。氣。的。鬧。了。一。陣。直。到。四。點。多。鐘。大。家。喝。得。醉。醺。醺。了。本。想。坐。燈。船。游。山。塘。代。夜。宴。是。他。忽。然。想。起。去。逛。大。觀。園。當。下。提。議。游。園。全。體。舉。手。贊。成。一。疊。聲。叫。代。馬。代。馬。便。有。跟。隨。的。家。人。們。雇。了。七。匹。馬。來。大。家。一。窩。蜂。出。去。扳。鞍。認。蹬。扒。上。馬。去。鸞。鈴。響。處。塵。

土飛揚。一行人馬直奔大觀園。而來到了園門口。下馬檢點人數。却少了兩位。一位是張齋。一位就是游園的鄉導官劉後。主陛下大家只好站在園門口。伸長頸子等着。等了好久。纔見遠遠地有兩人一馬。東歪西倒的慢慢蹇過來。小管眼尖。早認明白了。指點給衆人瞧道。那馬上伏着的。不是阿斗麼。還有一個拉着馬走的好像老張。包管是他了。說時人馬已走近。大家定睛細看。果然阿斗匍匐在馬背上。雙手攥住木鞍。只管哼哼地喘氣。馬披經拍手笑道。今天倒是一齣長坂坡。老張做了當陽救主的趙子龍了。衆人忙看趙子龍時。只見他衣冠不整。滿身泥污。一手拉着韁繩。一手撐在自己腰間。一步一顛的走着。那裏像個英雄蓋世的趙子龍。簡直是個年久失修的泥皂隸。最可惜的是他身上穿的那件羽綢長袍。平白地拉了一道大口子。衆人心裏好笑。知道他們二位受了畜生欺負了。不免上前慰問。七

手八脚的先把阿斗架了下來放在門房裏一張椅子上休息。齋厂也找一張長凳坐了。夢慈等究問情由纔曉得他們倆在半路上落後了。所騎的又是兩隻老母馬拚命加鞭兀是趕不上。更不料道旁野地裏有一隻公馬在那兒啃青。這還了得。兩隻雌馬不見猶可。一見了這五百年前風流冤孽誰肯放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兩個馬頭往前一沈早已掙脫兩人的約束不由分說豁獵獵只望斜刺裏竄去。可是兩隻馬奮勇爭先同赴一個目的物不期然而然的攢在一起越擠越緊。只把老張的左腿在阿斗的右膝蓋上一擦來勢太猛便把兩個人雙雙跌下馬來。阿斗的馬早已溜韁去了。齋厂的馬也想溜時。叵奈齋厂的一隻脚還套在踏蹬裏。那馬身上一邊倒掛着這麼一坨大東西。那裏還跑得動。齋厂又死攥住韁繩不放。那馬歪着頭跳了兩跳。倒立定了。總算齋厂利害居然被他用盡平生之力灑脫踏蹬翻身。

站了起來牽着馬折回原路在艸堆裏尋着了阿斗勉強扶他上馬自己掙扎着攬轡步行好不容易捱到此地已累得腰痠骨疼但是齋廠倒並不叫苦口中只咕噥着好好一件袍子拉破可惜要是重做一件照現在市價四角一尺的料連縫工得花六塊多錢呢夢慈聽了忍不住笑道張先生您真不愧爲算學大家咧在這流離顛沛之中這能夠算無遺策這纔是本領呢說得衆人都笑了那時候可巧有一個縫窮婦人在門房外邊給那位總管大爺修補破褲夢慈便叫他過來那婦人不理會管門的看他們是劉舅爺的朋友不免幫同招呼只見他揚着頭叫了一聲喂接着把手一招那婦人纔把嘴唇一噉似笑非笑的起身走過來夢慈手指齋廠道你來替他縫一縫罷又對齋廠道暫且胡亂把口子縫合了等游園完畢回去賠償您一件新的便了那婦人走到齋廠的面前蹲下身子把一張極小的橈子塞在屁股

底下坐了。伸手從髮髻上拔下針線。就着齋。身上縫補起來。一壁縫着一壁。用他純粹的江北白警告齋。道。你不得說話呢。身上縫衣說了話。要把狗咬的呢。齋。忍不住撲嗤一笑。噴了那婦人一臉的涎沫。那婦人罵道。阿唷。喂。要死的。你的唾沫臭呢。引得衆人鬨堂大笑。一會兒縫好了。夢慈給了錢。看阿斗時。已經從籐椅上起來。自己能走動了。他和齋。倆原沒有甚麼大傷。還能夠勉力奉陪衆人游園。於是大家立起身來。取道望園內進發。夢慈等怕驚動主人。出來招呼。倒受着拘束了。因此叫阿斗不讓門房通報。本來這座花園門禁很寬。常有上流人士進內閒逛。何況這一行人裏頭。有阿斗陪伴着。更不用說。一路上隨便觀覽。沒有人攔阻盤問了。那阿斗更是賣弄着自己。和園主至親。可以隨便穿房入戶。和自己家裏一樣。碰見丫鬟小孩。故意兜搭。還要動手招惹。知芳。信芳等一羣孩子。正在迴廊裏拍球玩耍。

被他順手撩了一下惹得孩子們火起特地告訴大姊姊商量報仇但是那幾個孩子天資魯鈍記性很壞他們被阿斗拍了一下却誤認是夢慈打他們的。一時衆口同聲指定夢慈是他們的仇敵教蓮芳出頭報復蓮芳只管打量夢慈的相貌身材忘了回答他們他們以為大姊姊默許我們的要求了。有他在前還怕甚麼此時不打更待何時當下從蓮芳背後發一聲喊像蟋蟀般一個個亂跳出來竄到夢慈跟前提起核桃似的小拳頭紛紛打在夢慈身上道你纔打得我們好這是你自己送死來了看你逃到那裏去阿斗瞧見這個情形心中又驚又笑忙上前攔住道你們休得認錯了人剛纔是我跟你們鬧着玩的你們就認真了不成一面又招呼蓮芳笑道大姊姊快叫他們不要胡鬧這是我好友趙夢慈君特地來瞻仰你們這座名園的沒的代我受過倒先飽領一頓小拳這如何使得蓮芳聽說纔恍然如夢

初醒先竟沒有看清楚這一羣人裏頭還有個熟人呢。自己覺得適纔呆怔怔地和夢慈倆對看了好多時候。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不由的粉面通紅。低頭不語。心頭小鹿怦怦亂跳。沒奈何打了好一會主意。纔訕訕的把那幾個小孩子拉開回頭來。勉強對着夢慈鞠了一個躬。低聲說道。原來這一位是趙先生。恕我們舍弟年幼無知。冒犯不要見怪。則個說到這裏再也掙扎不下去了。夢慈只聽得他喉嚨裏支支吾吾的不知說些甚麼。想必是道歉的話。又見他杏靨籠霞。梨渦暈赭。連那耳邊鬢角都泛着桃花之色。心中怪可憐的。忙深深的還禮鞠了一個九十度肥躬。道。女士太謙屈。尊道。鄙人萬不敢當。今天攪擾名園。驚動女士。得由鄙人請罪。纔是呢。蓮芳想要回答幾句謙辭。叵耐芳心忐忑不曉得說些甚麼。纔好走又不是站着。又不是正在不得勁兒。可恨那不識趣的阿斗喧賓奪主。不由分說。早把衆人讓進藏。

書廳去沒日子。嚷着請坐請坐。咱們坐下再談罷。蓮芳分屬地主沒法躲避。只得跟了進去。讓了一會。坐叫僮兒們獻上茶來。又一個個請問尊姓大名。只累得滿身香汗。一寸芳心幾乎跳出口外。但不知閒談下去。夢慈和蓮芳說出些甚麼羨慕恭維。溫存體恤的話來。一般門客做出些甚麼獻勤奏趣。插科打諢的醜態。看官不宜性急。且等下回分解。

◎武俠號特刊徵稿啓事

本刊前出神怪號備受讀者歡迎。茲擬再出一武俠號。以增興趣。除已約定諸名家撰稿外。海內同文如有以此項作品惠賜。敝社者一經選錄。酬潤從豐。收稿期截至舊歷中秋節爲止。此啓。



第十九回

喜鶯遷聯翩入新屋 聞鬼哭預兆警高年

銀漢迢迢靜碧波 月華如水映紗櫺 夜涼添得文人興

隱几挑燈續舊書 曾說到 杭垣甄家遷海上 偶經

車站釀風波 新夫婦 伴着姑 迴首驚看女僕無 重

累超英身復返 剩他們 一雙姑媳息裙裾 突來年少

施輕薄 笑拍香肩膩語多 甄母在旁聽仔細 總疑親

戚禮嫌粗 開言因向清椒問 窘倒如花女子都 滿腹

焦思難對答 低垂粉頸口支吾 高年當下增疑惑 日

送狂徒柵外趨 轉眼已鮮踪影在 然而他 方纔光景

肯糲糊 思量着 吾家世代傳清白 娶婦如何四德疏

照此分明媒妁謊 說不得 胡塗是我害英兒 甄太

太 萬分難受呆呆坐 霎時間 來了親生把母呼 只

見那 兩個媽媽隨在後 高年微愠語聲粗

甄太太道。你們兩人跟着主人出門。竟是這般胡塗。火車停了許久。人家客人已陸續走散。偏偏你們兩個還戀戀不捨的在裏頭磕睡。直等少爺來尋找。你們方纔下來。從來祇有用人當心招呼主人。沒看見主人倒要生一番心。照應用人的。真是笑話哩。倘使陸媽同來。決不如此。只因一時東西瑣碎。來不及搬盡。要他陪伴小姐。暫留在杭。甄太太言時不覺聲色俱厲。滿面帶着怒容。超英摸不着頭腦。想些須小事。母親也犯不着這樣動氣。當下程媽答道。火車一到。我兩人原欲趕緊下車的。黃媽想要去解個手。一時要尋坑廁。從車尾走到車頭。陪他走了兩三遍。罰死咒也尋不到。經茶房前來指點。方始曉得。就離我們坐的地方不遠。往來尋看。多是白跑的。因此不免耽擱了辰光。其實甄太太今朝一半的發怒。原爲方才起見。心想倘使兒子不回上車子裏去看這兩個僕婦。陪了媳婦。早已出站登車。怎生會碰見那個少年呢。這一層道理。甄太太真像俗語所謂生薑湯。自暖肚。他不想想清椒既已有了情人。難道火車站彼此不碰面。就肯甘心斷絕的麼。無非可以蒙蔽你的眼睛罷了。超英便對甄太太道。現在程媽等均已來到。我們不用多坐。就此出外上車罷。超英說完。再對清椒臉上一看。真是大奇了。

只見他 臉容泛白語言無 懶把頭抬看丈夫 小小朱唇紅失色 亭亭玉
貌俯難扶 想夫人 若非煩惱終因病 早難道 片刻相離起折磨 回首
重將生母看 在那裏 依稀彷彿氣呼呼 超英是 十分焦灼橫猜度 頓
覺柔腸百結多

可憐兩個傭婦。還認道太太奶奶。爲着找不到他們。所以各自生氣。便嚇得捏住鼻子。連重氣都不敢透。只是木鷄般相對。站立在甄太太的座右。此時他們主僕數人。倒像受了仙家的定身法。坐的坐在那裏。立的立在那裏。一動不動。大家忘却出站乘車了。且說車站外面。洪府派來迎接甄家的兩部汽車。停了長久。只見有人來坐。事前洪子容關照過太太。須得差一個家人同去。恰好洪太太今天差來接姑爺小姐的一名家人。名喚金寶。他素性貪睡。怕做事體的。汽車開到車站。金寶初時倒振作精神。張開了眼睛。豎起了耳朵。留心聽那到車的汽笛。這一班車抵站之後。客人一個一個的出來。金寶都看得仔細。等到客人逐個走光。從馬路上望到月台上去。祇有車站裏小工脚夫。推着場車。分運客人的行李貨物。獨不見姑爺小姐的影子。他却懶得走到裏邊瞧看。終算這班火車他們來不及趁。要等下一班車子纔來。

他大做主意。便對汽車夫小無錫說道。此刻姑爺小姐不來。下一班車。辰光很長遠的。我有個親眷。住居離此不遠。抽空想去張望張望。至多廿分鐘。就可回來。你却不可走開。原來兩部汽車。一部小無錫開的。是洪府子容自己的。還有那一部。便是子容命人到汽車行裏雇的。小無錫道。金寶哥。你去廿分鐘。儘管好去。但切不可忒長久。不要姑爺小姐倒到了。找你沒有找處。晏歇大家轉去。吃兩聲沒趣。金寶聽見小無錫肯獨自看守車子。讓他去跑一盪。連忙身邊摸出兩枝紙烟。一枝授給小無錫。一枝自喫。劃着洋火。湊上去先給小無錫呼旺。然後自己也吃着。說聲停歇。會伸手把皮帽子的出風拉拉好。出了車門。看他便向對面一條馬路上。大踏步逕自走了。小無錫年紀不過廿二歲。兩隻眼睛。非常的好。方才因為金寶在此。所以他不肯越俎代謀。今見金寶一去。他不住的向鐵柵欄裏望進去。果然隱隱約約被他看見了。這不是我家小姐是誰。再留神看旁邊站着的。正是姑爺。他便不再等金寶。自把車門關好。跳下來走進柵門。重一細瞧。誰說不是呢。

這時節 車夫步近女千金 脫帽躬身有話陳 太太命吾開到此 專候那
姑爺小姐坐回程 清椒正自無聊甚 得見車夫就動身 太太超英同着

走 一雙傭婦後邊跟

小無錫走到鐵柵以外。看他搶行幾步。先到汽車旁邊。將車門開啓。又關照另一部車子上的車夫。說是客人已到。就要上車了。那個車夫聽說。忙去把車褥拍拍使直。自己跳在路旁恭候着。甄太太過來。見是兩部轎式汽車。停在那裏。想必洪家雇來的。清椒與超英坐了一部。甄太太和程媽等也合坐了一部。路上更不耽擱。直到威海衛路。停在一宅洋房門首。甄太太早聽得劈劈拍拍一陣爆竹聲。原來洪府中另派幾個男女家人。在這新宅裏伺候他們進屋。所以一見汽車來到。有的連忙放着爆竹。有的在廳上點臘燭。紛紛攘攘。忙個不了。

可奈他 三人各具一條心 洪府千金最減欣 祇爲方才情一節 支吾言語答姑尊 倘然說與夫君曉 轉怕要 伉儷恩情一旦分 甄氏年高心鬱悶 遷居深悔到春申 想杭城 多年久住般般慣 到今朝 遽爾離鄉待怎生 漫說道 翁婿泰山長可靠 所慮的 易多浮費總愁人 况着媳婦非佳女 在在幃房要用心 倘使彰聞滋穢德 叫老身 有何顏面見親朋

超英也自胸中想 姑媳緣何把氣尋

如果說他們沒有甚氣惱的事故。方才在車站裏頭。決不會如此樣子的。

早難道 母有責言遭媳怨 或者爲 媳呈驕妄惹娘嗔 推敲再四難明白

祇覺襟懷悶越增 一路汽車行得速

超英想欲詰問清椒。因甚不歡。

躊躇不及話分明 此際是 兩邊各自將車下 僕婦相隨進宅門

甄太太留心察看。

但見那 清水瓦房西式造 樹栽隙地未抽青 層鋪階石花紋細 紅綠梅
粧擺幾盆 一步扶梯安側首 進門便是大廳存 堂中桌椅多完備 銅梗
高懸五色燈 東隔壁 小小書房供會客 長窗紗幔及時新 西洋畫鏡遙
相對 金碧輝煌絕點塵 寫字檯 柚木成 文房四寶果然精 後邊另有
三間屋 好作郇廚住僕們 甄太太 隨了親兒觀一遍 忽聽得 洪家夫

婦賁然臨。一雙母子廳前走。男女親家早進門。那一邊。作揖躬身稱賀喜。這一邊。卑詞答禮話彬彬。

子容便叫家人們。

條箱四只來抬進。說一聲。薄禮菲儀略表心。

甄太太道。怎好要親翁如此費心。拙身與小兒實是過意不去。超英也說了幾句感謝的話。再看條箱裏送來些甚麼東西呢。

裝的那。百子千聲紅燭豔。興隆高發熱騰騰。佳肴豐盛筵全席。美酒原纒數十斤。自有家人收拾去。封儀酬使不留停。烹茶款待親翁坐。子容是。略敘寒暄便起身。年少東床親送出。登車先自轉家門。清椒留住生身母。肯讓夫人就起行。他說道。晚飯必須兒處用。不過是。借花獻佛不誠心。

洪太太笑說道。清椒。你嫁了有才學的姑爺。現在說出話來。竟與從前沒有出門的時節。大不相同。甄太

太在旁忙道親母小兒徒有虛名恐怕遠不如令愛千金的賢能。洪太太道親母如此客氣似乎太不像樣。常言道女人的能幹憑你若何聰明來得。畢竟只好躲在裏頭。怎及得一般男子終朝在外面奔走。實際上的經驗社會上的事實看得多。自然腦子也異樣清晰。洪太太這幾句話確是有個至理。獨惜他言下終難免帶些粗俗之氣。與他初次相見沒有知道他的脾氣。令人容易失歡。此刻甄太太聽他拉直了喉嚨。竟說自己客氣得太不像樣。忽然又想着媳婦車站上一節事來。

他心中 鄙夷親母太粗疎

想吾今日還是和他第一遭見面。

怎生竟 出口傷人妄語多 可想見 素日家庭無教育 故而把 女兒放
縱少規模 慢言甄母心思想 旁聽佳人感觸多 只爲他 深曉乃堂言放
浪 往往要 失于檢點惹風波 急忙啓口將親喚 未識兒房怎樣鋪 敢
請相陪樓上去 暫時告別我尊姑

洪太太聽清椒說。要他陪伴上樓。便道親母恕我少陪。因爲樓上幾間臥房。都是我大做主意。指派他們

舖的正未知小姐合式不合式。甄太太道。親母請便。吾這裏還有些瑣事。要吩咐幾個下人安排。容緩再上樓奉陪了。其實這宅房子。原是清椒歸甯時先來看過。怎樣鑄排房間。也是他對洪太太說的。現在他怕兩親家母說話之間。起甚衝突。故借看房間爲名。好讓母氏離開。打斷他們的話頭。在洪太太一方面。完全沒有覺得自己的說話。招人見怪。這也是他平時逞心任意慣了。故而不經人提醒。萬萬不會曉得。此刻他欣然移步便登樓。指示房中佈置周。這邊的一統兩間吾女室。那邊的精楹小舍客房留。左首裏坐南向北開間大。預備他母女爲房下榻優。

清椒看罷。便道母親真布置得周到。洪太太笑道。不是爲娘誇口。不相信叫你家太太來打算。就不能如此巧妙的了。我既要安排你老房小房。各到那恰好地位。又不欲使房間閒空廢脫。總之一間有一間的用場。清椒道。母親果然辦事道地。若是換着我。就媽媽糊糊。那肯這般精細去部署呢。洪太太一聽女兒稱讚他。便心底裏發出歡喜來。笑得合不攏口。後來洪太太四顧無人。又悄悄攆着女兒的手。俯耳說了許多秘密話兒。清椒只是點頭微笑。樓下甄太太與超英細細斟酌。說是多一個用人。不但每月要開銷

工錢。就是伙食上頭。終覺多一層糜費。現在吾們杭州帶來兩個媽媽。日後緣訖到此。尙有你的奶媽陸氏回來。至多留個男底下人。照料照料。已足殼的了。其餘你岳家派來相幫的。一一從優開發謝意。仍舊好讓他們回去。日後如其要添用。是容易的。這層意思。停一回你就去對洪家太太說明一聲。超英道。母親之言不差。准其如此辦法。想岳母決無勉強之理。後來洪太太下來。超英便把酬謝洪府家人的工資。賞封備一總函。交與洪太太。說些須酬資。是分給衆位家人們的。辛苦了他們好幾天。很不過意。小壻分派。恐怕不大得當。還是費岳母的心。代爲轉給了罷。小壻這裏缺少男相幫一名。就請岳母派定何人。工錢月需若干。自當照給。洪太太道。吾看金寶太懶。福生太浮。幾個人當中。老誠可靠。還是松林。你意下如何。超英道。岳母說話。定然不差。准其就請把松林留在敝處。洪太太道。講到工錢一層。吾家頂多的每月不過十元。然而外快極多。所以他們多不計較工錢的。你家外快少。工錢最好大一點。否則恐怕他不肯做。超英問道。岳母意思。松林給他多少錢一月呢。洪太太道。暫時我想你就給他十二塊錢一月。雖是比起外面的用人。似覺貴些。然而做事老誠。不有歹心。工錢到底看得見的。你想想。是也不是。超英道。小壻就照岳母的說數給他便了。洪太太當場喚松林過來。就把超英要留他在此長做的意思。對他說明白。工

錢每月加你三塊。你願意不願意。松林聽是橫加了三塊錢一月的工資。自然滿面添歡的答應。然後再把幾個家人一齊喚來。把總函拆開。一分賞他們。洪太太問超英。今宵可再要多留一二名家人在這兒幫忙嗎。超英答道。可以無須了。儘管教他們回公館便是。洪府幾個家人。便向甄太太姑爺小姐謝了賞。各自回去。洪太太吃過晚飯。方始還歸府第。超英夫婦。送了洪太太上車。甄太太叫他們先去就寢。斯時黃媽因在車站上受了太太埋怨。推說身子偶感不快。有些發冷。告明程媽。托他照料。也自去打開舖蓋入房睡覺。獨有甄太太收拾這樣。安放那樣。督率用人。等到大致理清。報時鐘已聲鳴一下。甄太太忙喚程媽松林。速去安睡。所有未了事體。只得待明天再做。下人得着太太命令。各自分頭下樓去睡。甄太太回到自己房中。抽個紙吹。吃了兩筒水烟。正擬熄燈上床。見壁爐裏煤火還是通紅的。想去澆隱他。一時又沒法子。好得自己不十分要睡。便拖只椅子過來。緊緊靠近火爐一坐。意欲等這點煤燒過了。可以放心安睡。

手撥爐煤坐定身 眞覺那 暖烘烘地室和溫 宵深馬路車聲靜 電炬明
光亮似銀 兒媳想他同睡穩 綠兒獨滯住杭城 甄太太 爐邊小坐偏嫌

熱立起來 脫却狐裘體倍輕 壺內倒盃香茗飲 重行坐定自思尋 向
平之愿初完半 未識乘龍選甚人 祇爲超英親事費 拮据予手苦難云
將來綠韵親攀對 置辦粧奩怎樣能 甄母愁思渾未已 忽驚奇響耳邊聞

甄太太仔細聽聽。

何來啼哭聲悲切 一片哀音不忍聞 莫非那 隣舍深宵人病故 故而是
號咷風送這邊臨

呀。如何這哭聲愈聽愈近。不像在別人家家裏的呢。豈非奇極。

太太便 重側耳 着意聽 眞覺悲鳴在此門 兒媳得無來反目 十分啼
哭臥床衾 高年便把洋門啓 步近兒房仔細聽 寂靜無聲惟鼻息 心中
愈覺不分明 回房抄過樓梯首 慘苦悲啼又作聲 聽得他 毛骨悚然心
跳蕩 急趨幾步進房門 將扉隨手嚴關閉 坐在爐旁體戰兢 想吾們
初到申江新進宅

僂僂當夜。便聞着這種怪聲。常聽人說陽宅不利。或者有甚災害將臨。祖先不安。是有此等現象。其名就叫做鬼哭。照今夜看來。吾聽見的何嘗不是鬼哭呢。

想前途 吉凶悔吝有誰明

甄太太越想越怕。不敢把電燈旋隱。

和衣鑽入絲綿被

沒臉蒙頭緊閉睛

來往思潮消未得

苦難成夢待天明

不多時候金鷄唱

驚醒超英伉儷身

伸玉手

叫夫君

立時要

爻占

脫輻起糾紛

欲知後事如何樣

下卷書中細表明



●新禽言

邵·寬·坪·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上非卷阿。下盡濁河。左干右戈。前網後羅。荏苒徧地。盡羣魔。何處能尋安樂窩。行不得也哥哥。

泥滑滑。泥滑滑。列隊成鵠。聚羣作獺。天視罔顧。地皮儘刮。丞豐休笑。參軍瞎。官貪難瞞。老吏猾。安得始平明察察。豪強禁勒。或鞭殺。泥滑滑。

姑惡姑惡。校長揮霍。教員聯絡。學生嬉游。男女溷濁。一到星期。都解縛。無非大嚼。還狂博。吁嗟何人揭黑幕。無財更怕風潮作。姑惡姑惡。

勃姑姑。勃姑姑。夏畦之病。惟農夫。高田近山。低傍湖。胼手胝足。曝肌膚。天時地利。占膏腴。尤賴人力。相匡扶。荒或減租。豐納租。所餘粒粒。皆珍珠。勃姑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牽牛入市。且服賈白圭。陶朱永終譽。弗恃錢多氣自豪。豈因幣薄詞偏倨。梯航品雜。來何遽。積貨逐利。備且豫。宏羊心計。渾無據。不如歸去。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大義滅壻之丈母

(廣東)

▲人盡可夫之女兒

周亞昌。渾名關刀昌。新造鄉著名惡霸也。前清爲巨盜。犯案山積。至反正時。被其越獄漏網。在鄉斂迹兩年。尙未敢復萌故態。不料討龍

之役。周投充民軍某部參謀。於是邀齊一班夥黨。作惡多端。鄉人恨之刺骨。周以衆怒難犯。遂暫寄寓岳家。其岳父馬江及其妻馬氏。均極賢德。爲鄉人稱頌。故上月鄰鄉被劫。損物傷人。多有疑及周昌有關。但一則苦無憑證。二則慮及馬

江。是以案懸日久。無從破獲。某日其妻馬氏問伊母云。父親與丈夫孰爲親愛。其母覺女所言有異。卽告之曰。人盡可夫。父一而已。馬氏聞之。卽謂乃夫近日攜回許多衣服首飾。來路恐非正當。若係賊贓。被人查得。則老父難免不受包匪窩賊之名。父年已七十矣。何能遭此意外。如宣揚出外。又恐乃夫性命難存。故此左右爲難。苦思不得妙計。其母佯允慢慢商量善策。暗往報知團局。立派團勇。將周亞昌

拿獲。並起出贓證。即日解往大營
訊辦。以除民害而正典刑。闔鄉聞
知此事。無不交頌馬氏父母。能以
大義滅親云。

●瘋學生

(京兆)

▲失戀者之末路

北京西城某國立專門學校學生。
四川夏某。與同級女生孫某。於去
年上期相識。作業出遊。俱不相離。
往來書札甚多。聞與夏相得之友
朋。得見孫某之信者。不下十餘封。
其較爲秘密。不令他人得知者。尤

不在少數。夏曾向孫提出訂婚意
見。孫當時極表贊成。惟以商之家
庭爲辭。不即允許。不意爲時未久。
孫之對夏即漸冷淡。近來尤甚。夏
多方催其訂婚。初時孫尙以家庭
不允爲復。及後竟置之不理。夏恐
從前愛情。付之流水。又以畢業在
即。不便耽擱。終日皇皇。幾廢寢食。
但殷勤情意。終難博孫某青睞。夏
某至此。可謂完全失敗。頹喪情形。
至爲可憫。及前禮拜上堂時。方向
孫某談話。孫某當時不知因何怒

形於色。憤然走出。夏某自此即
神迷亂。舉動失常。經其同學送
同鄉家中。居住數日。疾轉增劇。
送往醫院數處。皆拒絕不收。不
已遂送入瘋人院。聞入院數日。
不稍減。恐難望其痊癒云。

北京西便門外。義昌厚雜貨棧。
高陽人席某。日前往前門大柵欄
算帳後。行經便門豁子內。遇一
婦。攜一稚子。向其乞討。聽其口

●破鏡重圓

(京兆)

▲鄉婦之奇遇

亦似高陽產。於是觸動鄉情。再三

盤問。鄉婦據稱姓李。丈夫李文奎。

於去歲八月間進京。杳無音信。家

內空空。無可生活。乃於本年二月

攜一子一女逃荒上京。尋找丈夫

下落。詎料行至半途。女兒又死。沿

途乞討。始行來京。現仍不知丈夫

下落。以至流爲乞丐云云。席某聞

之。驚喜交集。緣席某與李文奎。乃

是契友。李現在永定門外義興煤

棧當夥計。遂將鄉婦帶至櫻桃斜

街同和店暫候。通知李某。破鏡重

圓矣。

●雙雌結婚

(京兆)

▲妹妹替哥哥做新郎

北京阜城門內北溝沿住戶陸文

田家稱富有。子女各一。子名玉桐。

女名春蘭。玉桐現在天津。玉和洋

行作事。曾於年前聘定東城石大

人胡同郭姓女爲妻。定今年四月

二十六日迎娶。不料吉期已近。新

郎尙未返里。函電催促。不得回信。

闔家焦灼。及至二十五日晚間。始

得回信。方知玉桐現染時疫。病勢

沉重。不能動轉。但吉期不能更改。

親族中人遂想一妙法。令玉桐之

妹春蘭。替哥哥代行合巹之禮。春

蘭允諾。次早改換男裝。大家一看。

真一美少年也。一般賀客。無不鼓

掌稱贊云。

●墮落之女生(天津)

▲誤解自由戀愛

有王女士者。曾在女子師範畢業。

常以社會之花自命。自幼經父母

許配高郎爲妻。高品行既端。且好

勤學。後留學日本。一變其好學而

爲好色。以致楊梅入骨。割去大腿一隻。畢丸一枚。不料事機不密。竟被王女偵知。悔恨萬分。打算解除婚約。無如王女父母囑待高郎歸國再說。王女遂心不能安。不久即與一熊某發生戀愛。但熊某已經娶妻生子。且吸鴉片。王女貪圖眼前色慾。不顧後來危害。月前熊某往游西山。居然攜帶臨時愛侶同行。出則同車。歸則同寓。此事既揚。高郎倒很爽快。就將婚書退回。作爲無事。後來經人撮合。使王女與

熊某結婚。王女不願作妾。熊某想和髮妻離婚。奈髮妻不從。只可認作兩頭大。算是非妻非妾也。妻也妾。親族聞知。都付一聲長嘆而已。

●早婚之害

(浙江)

▲花轎臨門。新郎發痴

新郎素性激烈。因欲求學。不願早婚。常起抗議。其父壓迫之。以致快怏而成此疾云。其母酷愛其子。因之亦神經錯亂。行將發狂云。

●逆婦殉葬

(陝西)

▲未免太無人道

咸陽南鄉西張村王家園牆某婦。性極兇悍。日前與姑口角。遂同其女將姑百般毒毆。致令身無完膚。姑不能堪。投井而死。其夫與村人咸爲不平。誘其送葬。昇入墓中。與其母棺同葬。附近知者莫不稱快。

奉化大橋嚴某之子。日前舉行婚禮。正當綵轎臨門。新郎忽然發痴。不願拜堂。家人燃放紙炮。謂此係落材砲仗。即奪而投入水缸中。後經親友堅勸。勉拜天地。但一足甫跪。一足已起。賓客皆哄堂大笑。聞

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為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賴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以匡不逮茲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諸文詩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為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千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飭价持條蓋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藜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藜青社編輯部敬啓

廣告

刊例

地	位	全圖刊費	半圖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普通	二十元		
		拾六元	拾二元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四期

實售大洋壹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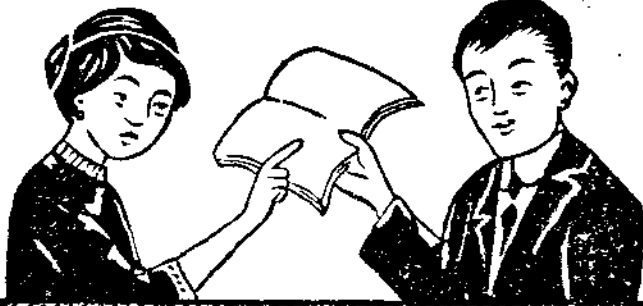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協理編輯 沈 禹 鐘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冊數	持刊號 一角五分
冊數	郵費
半十八冊	本埠 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
一元	日本郵費 郵匯各國
六角	大洋
大洋	九分
大洋	一角八分
大洋	七角二分
大洋	一角
大洋	三角六分
大洋	一元四角
大洋	四分

(書出版五)

風流珍秘



歷代宮闈的穢史和盤托出 歷代朝野的趣聞盡述無遺

●描寫奸妃淫后的秘密史……不稍隱諱

●記載社會風俗的怪現狀……千變萬化

本書記載五千年秘密事實。備極詳細。上起三皇。下迄近世。舉凡宮廷豔蹟。朝野逸聞。像那奸妃淫后的穢德穢行。昏主佞臣的醜史醜聞。社會的隱情。政治的異聞。莫不廣搜博採。和盤托出。可作小說看。可當歷史讀。定能滿足閱者的興味。

全書六冊
定價四元

附贈極有趣之小說兩冊
最精雅之錦裝書盒一只

五

千

年

秘

史

大

觀